

武進胡君復評選

小學作文入門二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 小學作文入門二集卷一

## 僰溪觀漲記

化江津縣仁沱場公立三年生幸邦楨

點醒來源  
不迫徐紓

點仁沱爲  
僰溪收束  
亦文氣至  
一小此實  
接寫溪漲  
前虛此

僰溪發源黔中。至蜀南江口而與長江會。灌域幾千里。每當春暮。上游澗之冰。嶺之雪。隨春流而俱下。則溪水驟漲。浸陵涇谷。濤浪湍急。舟一失勢。傾沈隨之。而湯湯橫流。匯於仁沱。遂浪靜波平。渾似方塘一鏡。蓋溪面至此較寬。且蜿蜒折而南。奔騰之勢。於以稍遏。商旅自黔省綦南來者。於此慶再生。若曰是此沱之仁我。也。名以誌不忘。猶彝陵平喜墳之義也。仁沱有市集。吾仁化學校。適面沱而居。昕夕眺覽。氣象百變。方溪漲之將至也。數里外。浩浩有聲。俄而波漸濁。流較急。水面洄轉。爲無數小旋渦。猶一幅氈。中間點綴文繡。移時沿岸嶙峋之石。觸浪生白沫。高或尋丈。映日成采。淀舟稍動。岸

直無  
一筆平

後路亦妙  
有寄託

沙紛落。沿滔怒流。瞬息奔而至。簸蕩沸騰。波瀾翻覆。或峙如崇山。或落如懸澗。估客相視動色。停舟不渡。若此間天地。斯時當暫讓。河伯獨有者。下匯仁沱。水頓失其自由之勢力。然越一里。許狂態復如故也。如斯者約二三日。見結槎浮江下。知水勢漸殺。無何風高日清。兩岸潮平。而舉菰留持罾筌者。紛然集。夫水以勢殺而人玩之。是知恃一時之盈滿而自豪者。終底於一落千丈而已。

筆潔氣清。駿駿入古。

僰溪觀漲記

同前  
陳綏祿

春雨連綿。高原深谷停瀦之水。盈而驟溢。山溪積漲。吾仁化校位於僰溪下游。負山臨水。課暇輒偕同學往觀焉。沿滔汨汨。怒咽奔騰。直有一瀉千里之勢。折而南。兩岸稍平。衍水勢。

妙喻

命意深遠

迎向吾校洄旋成齊。忽浪靜波平。惟聞艤聲槳聲。出沒其間。  
儼若少年。趾高氣揚。一入吾仁化校。遂躁靜矜平者。斯水也。  
殆有意焉。溪多石下。游稍寬。石亦較巨。水勢急觸之。常砰社。  
有聲。浪花跳蕩爲汨。扁舟往來。周旋搖動。上者牽纜。撐篙。艱。  
困萬狀。下者輕颸蕩槳。迅駛如飛。蓋順逆之勢異也。溪源發  
自黔省夜郎里。自綦盤山以下。歷匯衆水。至此距入江之道。  
僅八里矣。溪夾兩山間。饒材木。販客乘春漲結槎而下。鱗次  
櫛比。遠望之。迥若十里。樓臺輕浮水面。迴思二千年前漢武  
帝驚功域外。張博望乘槎之事渺矣。而唐蒙開通西南夷。持  
漢節來此渡河。當時有何景物。計不過荆榛叢莽。蕪穢滿目。  
今則人煙稠密。風教蔚興。淺赤色之新漲春濤。與沿溪粉垣。  
豆麥相掩映。清新風景。益足令人流連不置也。

以懷古作  
結波瀾邈然

敘述景物繁簡得宜末段尤勝

春江觀漲記

修仁縣立高  
等小學校

郭萃祥

點題得法

入題紓徐

寫觀字有  
聲色

字仍收以議論  
不脫觀論

修邑治城之東有大江焉源出瑤山匯百川而東流寬處約數丈方春之時澗溪橫溢大水常漲某日大雨連綿半日不霽而江水漲焉下午雨霽晴光穿雲出吾輩遂攜手往觀出校數步則聞怒濤奔瀉之聲若大風拔樹林震人魂魄少頃抵木料市但見水色盡紅汪洋一片洪波雪浪洶湧翻飛卽小觀大幾疑爲黃河海洋之奔騰焉岸旁廬舍半爲水淹江濱稻田亦白浪滔滔盡成澤國噫民之被災甚矣今夫水固利於人者也而今茲之挾衆勢以奔騰則不免爲人害然則物之能爲利者亦能爲害也已余歸因援筆以記之

警動可觀

長明公傳

高興化縣立第一小學  
徐芹生

長明公者姓朱氏名輝長明其封號也。公之始祖爲燧人氏。燧人氏子孫散處於天下者甚多而皆不能及公。公性猛烈氣燄若不可近然其濟天下者甚宏幽暗晦冥中非公爲導則人皆盲瞽以故上自天子宮寢下至庶民室廬莫不就公丐餘光焉。公之嗜好絕異於人飲食不御惟於膏油之屬少借潤色。夙嗜佛于佛皈依獨切永夕永朝相守不去。漢明帝興佛教以公信奉之篤乃置公于佛左右俾顯揚釋教焉。公之子孫在大千世界中者光華俱極發越足以繼公之美矣。於是不辭固陋而爲之傳。

外史氏曰夫大明莫如日月公雖號長明所恃者燭火耳然日月之窮公實繼之世界間蓋未可一夕無公也已。

莊諧間作揮灑自如

秦蜀豫鄂四省遊記

興化縣立第一高  
等小學校學生 吳承祺

豫遊

癸丑之春。余與同人爲遊歷計。於是。由清江浦溯淮水西上。抵河南之信陽。自此乘京漢鐵路火車。北過鄭州。復由汴洛鐵路折而東。達於開封。宋之故都也。城內有鐵色琉璃塔。十級。屹立雲表。余與友躋乎塔之巔。俯仰左右。顧而樂之。蓋極域中之大觀矣。回過鄭州。西出虎牢關。逾洛水而至洛陽。背山面水。四塞爲固。古帝王之都也。與虎牢東西相望者。爲函谷關。大山中裂。僅容一車出入。然後過潼關。則入秦省境矣。潼關雄踞山巔。一夫守險。千人莫上。其下臨渭河。循渭而西。經華山之陰。垂楊夾道。極風景之美。省城西安府。當潼關之西。大散關之東。秦漢故都。於斯焉在。大散關者。自西安赴天然過脈。

秦游

天然過脈

蜀遊

敍機道詳  
略得宜

鄂遊

漢中之要道也。其地連峯插天下，臨絕壑。遇山路斷處，則聯木爲棧道。踐之而渡，而澗中水石相薄，聲如雷霆。行役至此，目眩而股慄矣。漢中襟喉巴蜀，最稱衝要。南出金牛谷，入四川棧道之險。一如大散關。蓋大散爲北棧，金牛爲南棧。皆行旅所視爲畏途者。金牛谷至劍閣，始出險。自此西南行，達成都。地勢始見平坦。成都爲蜀中饒富之區。昔劉備都此，所謂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由成都轉而東南，抵重慶，地爲西部。惟一門戶，雲貴各省貨物多於此。轉運由重慶而東，歷忠州萬縣，遂渡三峽。三峽中以瞿塘爲最險。江心礁石突兀而出，水漲則沒。舟行遇險者不可指數。於此益令人歎蜀道之難也。出峽抵鄂省之宜昌，遂循荊州迤邐而至漢口。地居本部中央，水陸四達，商務殷繁，爲長江通商各港之冠。渡江至漢。

陽觀鐵政局。規模宏大。省城武昌府。與漢口漢陽鼎足而立。形勢尤勝。昔革命軍起義於此。至今談其事者。猶色飛眉舞焉。旣遊武昌。於是趁長江輪船而歸。蓋所歷者已四省矣。同遊諸子。僉以茲事不可以無記。因援筆而述其大略如此。

### 卽墨侯傳

高興化縣立第一小學孔慶洙

名字杜撰  
得好  
言其實  
言其用  
帶一筆好

卽墨侯者。姓石氏。名如玉。字潤甫。卽墨其封邑也。家世居端州斧柯山。及侯性堅介而彌自純粹。可喜然不自濯磨礲之錯。之洗滌而新之。概由人力。人以其質之純良也。咸願成就之爲世用。一生好潔明窗淨几間。侯遇之則光華愈煥。生平歷經磨礲。而中心坦然。貌更加澤。擅長文墨。事上自朝廟典章。下至市廛簿記。非侯莫舉。文人學士有所述作。亦輒就侯。加潤色焉。天子聞而嘉之。召試筆札。咸稱旨。乃日置諸左右。

由點受封之

俾參文事。其後卒以有功。撰述封賞。卽墨爲食邑。侯之子孫皆能世侯之業。故歷朝加恩。許承襲勿替。唐代顏魯公慕其家世。築室名雪方池。延侯其中。侯遂大有以相覩。故魯公一生善書。侯有力焉。有宋之世。邵博爲之評。於是若爲德人。若爲俊人。凡其享盛名者。纍纍然皆侯裔也。用此侯之行誼。大爲世所稱道。至於今不衰。

外史氏曰。吾讀鶴鳴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又孔子稱不曰堅乎。磨而不磷。詳哉其言之也。以俟之。堅貞耿介。其諸他山之石。而磨之不磷者歟。然觀其溫潤而澤。渾渾然。不見圭角。涵養正不可及。徒以其擅長文事。稱之惡足以盡其美哉。善用故事。參以活筆。遂覺君房言語妙天下。

卽墨侯文中石虛中傳拜  
卽墨侯卽謂硯也

端州

產硯

德人俊人

邵氏後  
德人歎  
石如後人  
錄端石如

卽墨侯傳

高興化縣立第一翁長庚

余遊斧柯山之麓。遇一人焉。自稱爲卽墨侯之苗裔。余見其溫潤和藹。遂與訂交。一日者抱膝對坐。爲余言。乃祖歷史。浼余爲之傳。余無以辭。乃傳之。卽墨侯者。端州人也。其先世匿居山中。譜系失傳。不得而詳。至侯始有聞於世。侯得良友之磋磨。擅長文墨。事爲天子所聞。召試筆札。咸稱意。乃日置諸左右。自後每有撰述。侯未嘗不與累功。遂錫封焉。侯爲人堅介。而貌則溫。以潤於人。無所不交。尤喜近文士。士之博聞強記者。撰述愈勤。其遇侯也。愈密。侯但盡其心。俾有所潤色。則莫不油然有光。夙善絳人陳玄。中山毛穎。會稽褚先生。三

績密以栗

人並以文事知名。侯每與人文墨事必與此三人俱。故當世稱四寶焉。侯姓石氏，名虛中，封於卽墨，故稱卽墨侯。其子孫甚多，散居中國，皆冒稱卽墨。惟端州一族能繼乃祖業。外史氏曰：侯之先世沉埋山中，精英鬱積，不知幾百年。乃一發於侯，裂土分茅，子孫綿綿，繼續無疆，猗歟休哉！

閒情別致，意境佳妙，想見明牕淨几，筆精墨良，揮灑自如之樂。

擬常山守顏杲卿與安祿山書

平江縣公立  
高等小學校

徐芹生

常山守顏杲卿謹頓首致書於安君麾下。僕聞之，罪莫大於叛君法莫嚴於天討。識時務者爲俊傑，疏順逆者受誅。夷周德雖衰鼎不可問，神州大器難以假人。我唐自高祖開基以來，迄於今日，中經武韋禍起宮闈，然而國祚不移，大局不覆。

天命人事  
兩義見得  
叛國之非

## 句法雅健

## 前車之鑒

者。天命。未去也。聖主洪恩。入人骨髓。屢經叛亂。而民猶安堵。者。人事可知也。君營州牧羊羯奴。竊荷恩寵。隨伴宮闈。近復出鎮范陽。赫赫節度。國恩隆厚。雖鞠躬盡瘁。猶不足以報其萬。一況敢懷異心哉。君乃狼子反噬。怙惡不悛。遣豺狼之將。率鷹犬之師。組練陵山。鳴笳臨渚。將以飲馬渭水。釀酒未央。嗚呼。何其昧於順逆。至是耶。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阻兵安忍。弗戢。自焚。歷史所垂。前車不遠。昔左吳按圖部署之謀。淮南信之王元丸。泥函谷之策。隗囂納之。並以執迷不悟。卒爲世笑。君今不度。強復同之。竊據范陽。結怨天子。僕坐守孤城。固難與敵。然天下義士。聞風響應。傳檄勤王。誓師討賊。當是之時。君卽欲稱兵犯闕。而義師所指。顯戮同伸。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汚。簡墨雖悔。將無及矣。僕世受國恩辱。

## 專後之悔

自明己志  
進以忠告

以末後更示  
決心

君擢用守土於茲。義憤墳膺涓埃未報。束身委質豈敢懷貳。  
常羨孝寬玉璧之守。竊慕田單卽墨之拒犯危履難。豈避風  
霜三令五申可赴湯火。君誠聽僕言則速歸罪僉王自拘司  
敗進則不失祿位退亦不喪功名不然僕雖不敏其將左執  
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勝則恭行天罰以爲萬世戒不  
勝則瞑目就死以爲忠義倡取義成仁思之爛熟非徒欲沽  
釣名譽取快一時也逆耳之言幸三思之毋忽。

義正詞嚴筆致駿駿入古雖祿山獷悍非文字所能開諭。  
得此亦足博誅伐者之一快。

### 昌陽君傳

等小學立高  
平湖縣立  
徐邁常

昌陽君不知何時人。嘗與蓬萊諸仙人游。得長生訣。以故引  
養引年。世莫能知其壽數。惟知陶唐氏之朝有名圭而爲帝

賜姓堯者或曰卽爲君其後忽隱忽現無常所於梁則降張皇后之室庭於魏則見趙隱母於山澗而居宜春太守虞杲郡齋時最久蓋以其禮遇之隆也貌于思嘗自稱髯翁喜居山澤間又自號隱客爲人尙氣節好劍俠赴人之急雖菹醢勿辭也且其性辟邪故諸惡奴皆嚴憚之不敢近而惟騷人墨士得接之於几案間生平脫略形迹見人恒倨傲不爲禮然見此君面目聳然則常拜下風其欲然自下又如此此可見君之或爲禮或不爲禮皆有深意存於其間而非好爲玩世不恭者比也君以五月五日生故世俗每於天中節日供君像於門而祝嘏焉君何以得此尸祝於比戶也噫豈眞有益聰之術歟

獅子搏兔亦用全力此雖小題而工整細切煞費經營、

滯無一筆沾  
風神跌宕

昌陽君吳氏本草藝一名昌陽

堯韭亦見菖蒲之別名並見吳氏本草文

菹醢王好食昌本菹本文草謂卽菖蒲

### 昌陽君傳

同前周有誠

別號蔚他  
想出來

昌陽君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昔文王昌好與君游。寢食俱偕。人遂以昌陽君尊之。君性清高。不樂久處顯要。遁歸陂澤間。以織席製扇爲食。後聞宜春太守虞果賢。往見其次子果大喜。尊爲上客。館之郡齋。以君龍骨虎鬚風格絕異。因以鬚翁呼君。君自號則曰菖九。宜郡士大夫聞君名咸願。羅致門下。以爲門戶。光君惡其傍人門戶。然又無術以謝絕。之。乃與艾學士偕偶一游戲。人間未幾。秋風起。君慚然思念。鄉里。遂謝主人去。後不知所終。

比附新鮮，後路尤勝。

菖九神仙傳曰中岳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

### 昌陽君傳

同前 金寶鈺

昌陽君者。一名菖蒲。澤國中產也。其族蔓延。散居各地。有號甘蒲者。一名香蒲。善烹調術。嘗爲文王膳宰。文王嗜之。比之曾督之棗也。君獨稟性孤潔。退居水雲鄉。不預聞世事。然當風雨之夕。君乃縱談時務。慷慨激昂。往往拔劍斫地。鳴其不平。又或白露迎節。秋風乍驚。君又自傷寥落。不勝美人遲暮之感焉。君旣隱居不仕。以草澤終。其子孫名鞭者。性仁慈。嘗爲劉寬佐寬之治。南陽其所行善政。鞭皆有以佐成之云。不黏不脫。妙緒環生。

文筆閒閒  
有致

蒲鞭之蒲  
類而不類  
好但比附亦

擬柴武遺韓王信書

兩等小學立城西 胡德明

大王以恐誅降匈奴殊左計也。陛下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大王若背匈奴急自歸陛下必復王爵邑。王原無大罪情尚可。原况材武素著陛下久欲重用王來大者王小者俟不來精兵所向匈奴且破王終不免於擒願王思之。

頗有雄直之氣

本校十年大事記

儀徵十二圩縣立

吳昌增

十二圩爲淮鹽萃薈之區而商埠繁盛之地也。閩閩輻輳良莠不齊民氣囂張民風頑固逮我蒯公任職兩淮始知非興學無以正人心於是廣立學舍繼起者有徐公積餘舒君雲亭皆承蒯公之志極力擴張遂致教育大盛卽今之東西各小學校是也。回憶興學諸公去今已忽忽十載而吾輩青年入斯校而受茲教育者常懷心目宛然如公臨左右者何也。

來學諸君倡始  
學校之由

提空順岩  
辨學者之  
情感出對子

見得斯校  
危機屹屹  
維持不易

千里來龍  
峯迴嶺合  
精神極矣

豈公等之手澤猶未湮耶抑公等身雖去而遺愛在吾校大  
有四次成效昭著被化者已不少矣洎乎近數年來始遭水  
患繼危於火終厄於兵當二次獨立金陵將破礮聲隆隆吾  
圩正沿長江右岸往來軍隊朝夕取道於斯而吾校尤與長  
江接近然終不能使校址化爲邱墟豈非天亦不忍沒公等  
之精誠以使吾輩無求學之所而圩民失感化之方者歟夫  
如此者豈惟公等之幸福亦吾圩中子弟之幸福耳及今追  
思蒯公往矣舒徐二公亦遠去皆不復在圩地而學舍則依  
然無恙巍巍輪奐蠹出於風塵之表者則不禁令吾圩民有  
創始故不敢沒公之美他若微末細事皆略而不記焉懼瑣  
室邇人遠之慨也余不敏因思十年教訓之功皆由公等所

也。

眼高筆快氣盛言宣入後一唱三歎尤得古文三昧與他之敷衍門面者有上下床之別、

漢武帝不冠不見汲黯論

等小學部立高

王公祖

一句喝破

以下說明  
其不得爲  
好賢

輕颺一筆  
轉折何等  
勁捷  
誣其心

漢武帝不冠不見汲黯。論者謂其好賢。余未敢以爲信也。夫國君之於賢也。知之斯必舉之。舉之斯必重用之。故有生盡其用而沒思其言者。如是以云好賢信矣。若武帝者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見。胸中涇渭亦似分明甚矣。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是不冠不見汲黯者。非好之也。不過釣名沽譽。藉以欺天下。後世云耳不然。胡以於汲黯則外合而中離。之於衛青。則外薄而中厚之耶。觀其遷黯爲淮陽太守。列青弘輩於顯位。武帝之心可以見矣。

反比例

謂其好賢得毋爲武帝所竊笑歟夫虞世南者唐賢臣也。武帝雄才大略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然世南死後太宗思之故太宗之治幾致刑措汲黯尙存武帝遠置之無惑乎。武帝在位未幾致盜賊半天下也由是觀之則武帝之於汲黯猶未若太宗之於世南也明甚好賢云乎哉雖然其腹心股肱之臣未可一二數及論社稷臣乃獨許汲黯不許青弘輩亦可謂知人也已。

不板滯不乾枯具此手筆可以作史論矣

俾斯麥略傳

等小學校立第二年生

孫齊康

以知人作  
結妙  
一筆收束

俾斯麥者普魯士人少時跌蕩不羈人皆以爲狂嘗漫遊英法二國考察政治悲日耳曼聯邦勢力渙散常懷統一之志初爲駐俄公使力與俄廷交好以求俄國歡心預備他日與

奧法有事時。不掣其肘。後爲駐法公使。深探法王之爲人。及其舉動。以爲復仇之計。此其外交政策之起點也。及威廉第一嗣位。俾斯麥爲宰相。銳意圖治。欲改革兵制。擴張軍備。以議會人民反對故。毅然解散議會。當時人民憤憤不平。屢欲害之。然俾斯麥堅忍不拔。於其所懷抱之政略。未嘗稍懈。及三公國之爭端起。俾斯麥結奧大利爲同盟。興師伐丹。大破之。和議既成。普國所佔利益獨多。奧頗失望。遂與普國啓釁。而俾斯麥素懷排奧之心。至是乃聯絡意法等國。與奧宣戰。戰端既起。勝負久不分。普軍挺身奮鬪。卒大破奧軍。於是日耳曼北部遂戴普爲盟主。時法帝拿破崙第三。日以擴張領土爲事。見普勢日盛。不利於己。遂向普國索地。不許。法王大怒。自將大軍攻普。俾斯麥已先事預防。大破法軍。直逼巴黎。

法人遣使乞和。割二省之地與普。償金五十億萬佛郎。於是日耳曼南部亦奉普爲共主。計自威廉卽位以來。伐丹。伐奧。攻法所向皆捷。卒收統一聯邦之效。皆俾斯麥之功也。俾斯麥性頗剛直。生平政敵極多。及威廉第二嗣位。俾卽解職歸田。當其訣別普皇。道出柏林時。道旁之人爭投花環。祝聲雷動。而俾斯麥亦下車涕泣。其受國民之親愛如此。歸至斐迭禮斯路。休養二年。得病。皇遣使訪之。又閱六年而卒。享壽八十四歲云。

論曰。普魯士者。日耳曼列邦中之一也。始則蹂躪於法。繼則受制於奧。國勢岌岌。危若纍卵。斯時而欲轉弱爲強。不戛戛其難哉。俾斯麥旣爲普相。卽以擴張軍備爲要務。當時雖經議會力爲反對。而俾氏終以忍耐勝之。其氣不少衰。非大有。

魄力之政治家曷克臻此嗚呼可謂賢矣

叙事頗得體要論亦穩稱

### 寶應縣小誌

寶應縣汎水鎮私立  
華初等小學校

華政奎

寶應江蘇之一縣也。地勢坦平。西略高。南北次之。東最低。其疆界東界鹽城。西界盱眙。南界高郵。北界山陽。東西約二百四十里。南北約八十里。水則東有東蕩。西有西湖。運河縱貫南北。河中有汽船帆船。河堤植以電桿。傳信迅速。交通甚形便利。城內行政有縣知事。司法有審檢廳。立法有議事會。各市鄉又立有學校。居民約六十萬。土壤以南境爲最美。東北次之。西爲荒瘠之區。祇產草而已。其物產以柴米爲大宗。而藕粉。蒲蓆。次之。氣候溫和。農業最爲發達。商業次之。士與工。又次之。惜實業不講。游民殊多。而公司以及。

製造廠皆無有也。大都乏人才之故。間有才人而無識者。流從而忌之。抑之短之。毀之以致遠客他鄉。未能爲地方謀。幸福也。噫。

先記事後論說。詞旨明確。是能講求鄉土而有心得者。

重修文正學校梅亭記

興化縣立高等小學校第一龔達詩

文正學校由文正書院改建曰文正者緣昔范文正公尹興時以斯地爲官署故用此爲名也。校中舊有范公手植梅枝葉枯萎僅存古根邑之人爲亭覆之以比甘棠亭故與後堂相值。前清時興築校舍稍移亭於堂之西而更建焉。然其時財力未裕僅資草創。民國二年校長沈君重修之於是丹牆塗堊。一以法而亭遂煥然新矣。余惟文正之梅所以能獨有千古者亦其功德足千古也。文正未遇時嘗曰士當先天下

從梅之留  
遺見得功  
德在人  
敍重修梅  
亭文筆雍  
容大雅

湖學校命  
名之由來  
點梅亭

提空盤旋  
非常出力

從觀感上  
見得關係上  
之大

收束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故處爲志士者。亦出爲名臣。述其尹茲邑時。不過小試牛刀。暫舒驥足。然已所去。民思亘數百年。不變如此。此無他立德由已而令名無窮也。學校之施教也。於凡史冊所載大人物靡不心嚮往之。至或旅行於山巔。水涯。訪尋其遺跡。今斯亭也。手植留遺。乃近在朝夕。藏修之所以。以此激發其志氣。而加之訓迪。則安知無憂樂關天下。如文正者。建功當時。垂聲後世。乎前有古人。斯後有來者。此則在乎人之自勵矣。余喜文正遺跡。近在茲校。而沈君之修是亭。爲能示學子以模範也。於是爲之記。若謂文正之在興邑。必藉是以垂久遠。則滄浪濯纓之亭。清風鳴琴之詠。無在非文正所留遺也。又豈獨此手植之梅。爲足動人景仰哉。

周規折矩。動中自然。

緇衣之宜兮

都香山恭  
梁喆治

翻起

釋題義

釋緇

且小人之情。類多以口舌取卿相。貪位務祿。阿諛取容。務求美衣食。務攀援。以保全祿位而已。不知何所謂職。更不知何所謂宜其職也。詩之。美鄭武公曰。緇衣之宜兮。言武公爲王朝。卿士服緇衣。國人美之。言其德足以稱其服也。夫所謂緇衣者。考工記云。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緉。七入爲緇。注染纁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緉。復染以黑。乃成緇。是則緇衣者黑衣也。攷周之制度。緇衣爲卿士之服。然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必服皮弁。是爲卿士聽朝之正服。及朝畢。治事則服緇衣。以聽政。是緇衣者。卿士居私朝之服也。今夫司徒之職。在於敬。數五教。克敦三物。能盡其職者。自能宜其衣。惟武公有其德。故能盡司徒之職。然後宜衣。

攷證緇衣

見得稱職

之不易。宜乎。國人贊

美

其緇色之衣無惑乎。國人謂其宜居此職。宜服此衣。欲其人遠而無已也。夫當平王之時。勤勞王室。衛武而外。如鄭武公者。有幾人哉。緇衣之詩。誠非溢美者歟。

精切不浮

興化三勝

興化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

王文謨

總提

分疏

興化名勝之地。三曰滄浪亭。拱極臺。得勝湖。滄浪亭在城南。以滄浪水得名。是水甚清冽。邑人飲此者無遠近。爭就取之。亭近水。溪遊其中。令人作濠濮間想。昔范文正公作宰於興。公餘輒過其地。其清風鳴琴馴鷗三詩。至今猶勒存壁上焉。城內西北隅。有拱極臺。爲邑人登覽之所。煙雲草樹。蔽隔城市。如在曠野間。其下海子池。波光澄淨。如鋪白練。觴詠其間。松濤在空。柳陰夾道。襟懷爲之一暢。出城東十餘里。有得勝

少考證不可

湖甚廣。闊風帆沙鳥出沒隱現。時或皓月當空。覺影落波心。動搖不定。身遊其境。幾疑灌魄冰壺中清絕之景。匪可言喻。湖爲武功大夫張榮敗金人之地。故名以得勝云。

雅愜可喜。如盆花池魚足供清玩。

### 遊松林庵記

武泰縣曲塘廣章楹

點題

庵之地

點松林庵

寫松林亦  
分兩層

余旣登岳阜。翌日復隨王師遊松林庵。松林庵者位於泰城之東南隅。以清靜幽邃名。初至見庵門橫眉曰古松林庵。予始而疑焉。疑夫已至庵矣。何不見松蔭之葱蘢耶。入其門。闔如也。由徑而入。至重門矣。見夫蒼翠盤繞。高不盈丈。枝葉蟠曲。僅及簷際。盤根突兀如石也。枝幹虬緊如龍也。蟠踞地面。約二畝。之廣。新雨初過。針葉含翠。遊觀之下。不覺神爲之爽。旋至禪舍。亦不宏敞。有老衲見客。入肅衣出。迓導與隨喜。復

徑得古文蹊

爲物之類  
感于松者發

于人者之類  
感于松者發  
胎息手筆超脫意畏

聞言而嘆曰。嗚呼。李唐無寸土矣。而此松巍然獨存。閱宋元明清之興廢。存亡不知幾許。彼深山大谷之爲棟梁之器者。大廈之傾。將毀之於兵燹矣。奇花異木之炫耀於一時者。境過情遷。大都爲樵夫之砍伐。牧童之踐踏矣。而是松獨居於偏僻之地。不逞出世之姿。經霜雪而不變其形色。歷寒暑而不失其本真。渾渾噩噩以至於今。卒脫於樵夫之砍伐。牧童之踐踏。以及兵燹之虞。亦松之幸也。然則名利之場。獨無砍伐。踐踏而毀之者乎。不及其時而退守焉。其能脫砍伐踐踏而毀者。幾何也。次日登舟回校。師命述之。爰泚筆而爲之記。

前半叙事簡明。入後頗有寄慨。少陵古柏行古來才大難爲用。信然。

南湯風土記

明泰縣坂倫私立啓  
明高等小學校

王繼周

暗點南湯

以地運作  
陪以人効作  
作主

明點南湯

穀類

竹樹

距縣城之東南二十餘里有地焉。在五十年前榛莽荒穢。居民鮮少。蓋棄壤也。近則人煙日集。耕種日繁。而五穀之碩大肥茂。迺倍於他地。此可見地運之轉理有固。然而亦可見人力之勤。無所不至也。其人廬舍咸結茅爲之。無覆瓦者。有之十僅二三。且零星散處。不聚一處。以故無某村某堡之名。而他人稱之。則第曰南湯而已。湯之云者。謂其地渺溝洫遇溼。雨則成浩蕩之形也。然其地頗高亢。於諸穀宜麥菽黍稷之屬。不宜稻。間有種者。資黃橋河水爲灌漑。黃橋河者。江之支流。而茲地適當其委也。究以土鬆吸水。故恆若乾涸而改圖。以種他穀者居多。又其地多竹樹。除佃田而耕。僦屋而居。身無寸土者。自餘每一家。則必有樹若干株。竹若干竿。竹多種。

桑

畜牧

妙繙環生

推論作結

於屋後卽其所謂園焉。樹於隙地皆有之。凡道旁溪岸以及墓田所至成林近且稍稍考究藝桑之法則其人喜種植可知矣。其人喜種植尤喜畜牧無論上戶中戶下戶往往以豕豕爲世業多者百餘頭少者數十頭至少亦必有一二頭過其野則牧子交錯於道而不絕。他若牛馬驢犬之類亦皆畜焉。蓋牛用爲耕犬用爲守馬驢則聾粟負重代步其用尤夥。所不可用者豕一而已。然飼肥而鬻利且十倍是亦生財之一大宗也。顧其地生財之道不一端而通計之則貧者多而富者少良以人滿地狹不足於耕而居此者又皆業農不工不商不賈生計所由日窘也。邇來頗有亡賴游手橫行明侵暗佔爲富者患比年豐稔若輩無以爲資耳。苟或不然何堪設想夫瘠鹵之壤化爲膏腴此事誠善然膏腴有限而生

推極言之

齒靡窮。蚩蚩者奈何。不持其後也。且一鄉如是。一邑當亦如。是卽推之一國。當亦無不如是。嗚呼可勝嘆哉。

### 文筆好整以暇、儼然節制之師、

擬畫網巾先生墓碑記

寶山縣立高等小學校 羅士偉

起句破空  
意外出來  
出人破空

人之聲譽果以其姓名乎哉。當夫明末鼎革之際。士大夫之慷慨就義者多矣。姓氏著乎信史。行事形諸載記。使讀書尙論之人。千百世後。猶指其名若姓而相謂曰。某也。節某也。烈某也。知勇某也。忠義身後之榮名。未始非由於姓名之表著也。若夫事可得而聞。而名終不得而知者。彼豈不自謂大地茫茫。誰能知我千秋知己。溯洄安從。庶幾吾名可得而逃矣。然孰知千百世後。尙友者誦其言。觀其行。而欲知其人。竟以其事之可傳者。而名之。而士夫之欽仰。乃反駕乎循例捐軀。

揭畫網巾先生  
苦心若生

敍事

反覆推闡  
曲而能達

諸人之上逃名而名益彰。此吾之所以深契乎。畫網巾先生也。先生不知何許人。旅居邵武。明亡。服明衣冠如故。吏執之入獄。且去其網巾。先生不忘明制。命僕執筆。以墨畫網巾於額。人以其無姓名也。呼以畫網巾。後就戮於泰寧之杉津。諸生謝韓葬其骸於郭外。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吾嘗過之。徘徊而歎曰。嗟乎。畫網巾三字流傳至今者。豈先生之所願哉。先生之言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展。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者。故恥不自述也。先生旣笑夫循例而赴義者。然卒不能不步循例而赴義者之後塵。先生能不自笑乎。能不爲人笑乎。先生不欲留身後。名以佐笑。先生者之資料。而後人乃因先生。二軼事。欲以紀念。先生。先生視之。正所以笑。先生愧先生而。

好

執鞭改作  
爲先生恰好作  
網巾

恥先生也。畫網巾三字流傳至今者，豈先生之所願哉？然推先生之心，則如此而後人之心，則不如此也。後人以爲此非笑先生愧。先生而恥先生，正所以笑夫。先生之所笑者，而恥夫。先生之所恥者，也。世有如先生之所謂循例赴義與夫。有例而不循者乎？聆先生言其亦知所警勉矣。嗟乎！不忘舊德。畫網巾先生其所謂義士者耶？先生而在余雖爲之執筆所欣慕焉。因書之於墓旁石上。

文如大江東流，一氣奔放，又如黃河九曲，大氣盤旋，非讀書而能觀其會通者，未易臻此。

李氏義犬

丹徒公立族場

袁文炳

山陰李某者，游蕩子也。喜畜貓犬，食以甘旨，處以錦繡。於是貓犬咸集，幾如信陵門下三千客。後漸貧，無力供給，貓犬亦

惡罵

不義引此之犬亦古雅  
如此愈見義

此等文字  
圖於小字  
學中得之

筆入古

稍引去。有犬名慧兒者。獨常依主人久之。李一貧如洗。至於不能自給。慧兒恆終日不得食。且常被呼叱。終不去。日入山。捕獐兔以供給主人。於是。有義犬之稱。李富時。勢甚豪。常欺壓平民。仇家甚多。獨懼其勢。不敢發。其貧也。衆咸欲得而甘心焉。某日行經荒山。有仇人二縛而棄之枯井中。覆以石。李大號求救。然是山去城市約百里。又險峻。恆終歲無行人。雖力竭聲嘶。無應者。於是萬念俱灰。瞑目待死。而狺狺之聲。若遠若近。達於耳鼓。少頃。益近其聲。悲哀令人不忍聞。類慧兒鳴者。李自念得無慧兒來此乎。果爾。此犬義吾或得生。又念深山之中。慧兒何得來此。或野犬來。吾且將果犬腹矣。思及此。又不禁嘆息。而石頓啓。仰首視之。有犬下窺。眞慧兒也。大喜。觀慧兒亦若甚歡。且作狀慰主人。先是。李被棄入井中。慧

## 奇事

兒適他往及歸不見主人乃四處尋覓適至此山見有主人遺履因徧搜山中且行且吠行旣近井李正嘆息慧兒聞井中有人聲乃力去石俯首下窺李亦仰視慧兒見主人復移石就井啣履去馳入城至檢察廳署哀鳴不已官異之命吏役尾之行慧兒則導吏役至井旁去石向井中鳴吏役視之僵吏役乃昇李入城灌以薑湯久之而蘇備述其事白于官則有人在焉拯之上氣已垂絕矣蓋李于慧兒去後饑凍而乃求其人以謀害人命論而釋李李旣遇救不見慧兒復入荒山求之則已斃矣蓋慧兒往返力馳數百里又自懸崖墜下傷足復哀鳴經日故及於死李哀之因瘞之山上而誌以片石曰義犬塚云君子曰貧困相依患難相救以一死報知己人之所難能也而不圖於犬得之旌之曰義誰曰不宜

未必有是事、未必無是事。童年智中乃有爾許壘塊。此子必天資絕人。

書布袋丐

等小學校高張福曾

難得

痛乎言之

布袋丐。宜昌人。自呼曰鍾仙。同治三年。至武昌。身無完衣。常露倉皇之象。夜宿荒廟。掘地而居。風雨寒暑不暫移。丐於市。無乞憐態。常負大布袋。人因以名之焉。得錢必就肆飲。既飽。散餘錢於路。令兒童爭取之。以故丐所至。羣兒咸隨其後。市人厭苦。輒多給錢。促速去。丐嘗曰。世人爲名。韁利鎖所困。致受惡名。百世不斬。實爲可閔。或問其所以丐。曰。吾無功。日令百戶之人供吾飽食。絲毫無益於世。其恥甚大。然士大夫竊居高位。而無所事。專圖私利。日受國家俸祿。不知救國恤民。甚或剝取脂膏。以填慾壑。其無功與我等耳。識者曰。丐曾爲

其信然歟

吾亦曰有  
道者

吏忿其上之所爲。專圖利而不愛民。故隱爲此狀。以諷之。或曰。丐故大家子。幼時曾讀書。乃一有道者也。處武昌十五年。莫知所終。

奇人奇事。得此文可以傳之。

崇明考

三公山張堰南  
育小學校

王世恒

江蘇省沿海之區。島嶼之起伏南北各一。其可停泊船舶。儼然成一鉅鎮者。有崇明焉。地當江海之間。蓋江水自上流挾沙至此。漸次增高而成此巨島。據此島者可以扼守長江而阻敵人來攻之路。謂其爲大江之鎖鑰也。誰曰不宜。嗚呼。崇明一島於唐始涌見。然尚在海面之下。至宋時僅一小洲。今則逐歲增長。海舶往來一變而爲江海之要隘。觀此島者不禁有滄海桑田之感也。

寥寥一百餘字，而形勢瞭然，入後尤感慨無端，此題得此合作也。

### 有竹居記

高連城文昌初等  
高等小學校等

吳運逢

點有竹居  
點讀書于  
此之年代

晨景

夜景

已前之景

現在之景

邑北城之隈。有小廬焉。名曰有竹居。余外曾祖所手構也。余從父讀書此地。已歷八年。斯居之趣。蓋飽嘗之。其面則古樹森列。有鵲巢其顛。至旦聲噪。宛如扣門。晨曦欲上。好夢未回。輒爲驚起。其背則青竹數十竿。高出牆外。夜有飛鳥棲宿。以火照之。輒向火飛撲。若蛾投燈。旋復飛回林中。則又寂然大約居之構造位置。皆不入俗。初入門。有小廳。前列石山一座。植秋海棠其側。娟然可愛。聞其始有大石山狀。如垂空欲墜之雲。又有竹虛先生所題東海大觀四字。今皆不可見矣。天竹一株。遮蔽簷際。日光不能甚透。而竹爐茶鼎適支其旁。又

有石几一方。久坐生涼。至者咸忘其熱。蓋尋常會客處也。由右歷階而上。但見疊石十數。怪瘦縹透。各擅其勝。間以幽花細草點綴。罅隙狀尤可觀。疊石之旁。別有石屏一座。高大倍常。似朱考亭草書竹字形。亦天然奇致也。前一大廳。廳東西有書室。而中以二小池隔之。池上有亭。池中有魚可坐而數。其旁雜植各色之花。而以芸香爲多。照人眉宇皆青。廳後則竹影交加。午日晴烘。蒼翠飛滿几榻。是爲同人與余讀書之所。復由廳返出。循石山而右入。則花圃在焉。各卉咸具。方塘一鑑。雖不甚廣。陶潛三徑。庾信小園。不過是也。四時之景。非日處其中者不知。若春則百草怒生。入望皆綠。加以淑氣和暖。小鳥在樹時聞歌聲。聞而樂之。不辨遠近。近夏則石山之上。紅綠參差。園中桃梅李榴橘柚。或實或花。芙蓉月桂。時飄

夏景

秋景

冬景

從園名著  
眼

清香或讀書作文於其間。或烹茶飲酒於其際。至於春去夏來。天氣清朗。萬里無雲。倏忽變幻。雷聲頓作。方與同人坐於池亭之上。自適已適。亦不知劉玄德失箸爲何事。又見果實已熟。則摘而食之。共相談笑。都不知倦。入夜則蟲聲唧唧。透入紗窗。乃欲與余書聲相應和。起玩明月。炎氣已退。但聞石山之工。時有點滴之聲。則日間澆灌之餘。潤滲出未已也。未幾夏去秋來。而秋聲作矣。則讀書秋樹根。朗吟歐陽子秋聲賦。以答清響。至冬則晴旭溫麗。可以驅蠹。凍雪磊夥。可以彈雀。寒梅幾樹。沁骨悅魂。冷月一鉤。砭俗針熱。此皆有竹居之景趣。余八年中常領略者也。惟有竹居之名。余初不知所以。適父命予爲記。俯而思之。未得其故。維時同人遠適三山。不能析此疑義。環顧池亭之畔。又無與語者。舉目注視牆上。則

從命代來感時出論議慨

見有余三伯父戊午所題曰圓通之品君子之心可以廊廟可以山林共一十六字然後始知有竹居之名蓋有所取若世俗以東坡不可居無竹之意解之非其義矣嗟乎戊午距今五十七年正髮匪疎吾連之日乃猶有居以待余而外曾祖與三伯父沒世之時則余未出世安知有居今乃并所以名居之義如面詔余焉幸矣因走筆以記之時日方午竹陰尙未移也

文近繁碎然線索尙清且寫景狀物極有可取初學得此亦可喜也

### 記牛馬問答

福州公立城周樞  
等小學校四

丑日適西山別墅有書生來謁俄有武士繼之坐定各誇其長書生曰吾曾隨老子出函谷關聞道德之旨田單之攻燕

也。余功最多。丙吉聞吾喘。親加慰問。冀遂令百姓賣其刀劍。  
以贖吾身。唐相僧孺因吾受姓。宋臣南宮氏因吾得名。彼駕  
下凡材。固未足以及我也。武士曰。吾曾與造父從周穆王馳  
騁天下。求任重致遠之才者。非吾莫與。且戰陣之間。任吾所  
向。無不有功。進則郤克。奏績退亦令孟之反。得名此孔子所  
以稱吾以德也。豈若老悖無情爲馬援之所不取哉。言畢。二  
人勢將用武。余知其爲怪物。遂斥逐之。二人出門。化作牛馬  
奔去。

雖屬游戲三昧。筆墨整飭可取。

記舊曆新年之狀況

楓涇勵志初等小學校

丁遂棟

每至舊曆新年。人家焚天香。敲鑼鼓。掛遺像。賀親戚。此普通  
新年之狀況也。接財神。放爆竹。祝發財。買利市。此商界新年。

之。狀。況。也。至。若。買。畫。張。喫。年。糕。抽。陀。螺。放。氣。球。則。兒。童。新。年。  
之。狀。況。也。更。有。打。撲。克。推。牌。九。鬪。麻。雀。爲。我。國。最。流。行。之。惡。  
俗。亦。一。新。年。之。狀。況。也。狀。況。不。一。類。而。不。類。不。類。而。類。而。可。  
以。代。表。各。人。之。心。理。各。地。方。之。風。俗。習。慣。要。之。無。一。不。舊。若。  
其。流。弊。較。少。無。關。宏。旨。者。毋。寧。過。而。存。之。爲。舊。曆。新。年。之。點。  
綴。以。此。種。種。而。過。渡。夫。新。曆。新。年。而。改。良。而。進。步。則。社。會。新。  
氣。象。新。矣。第。此。有。其。本。非。可。一。蹴。而。幾。不。然。吾。國。之。所。改。革。  
而。建。設。者。多。矣。何。一。非。舊。曆。新。年。類。耶。嘻。可。慨。也。

前路明白如話，確是童年本色，後路議論闊大，筆力精卓，

# 小學作文入門二集卷二

哀同學李枚

學校進縣立第三年級生小莊嘉禾

入手便有  
根觸萬端  
說到同學  
一層却曲  
折靜細乃  
爾前美其好  
學品此美其好  
頓立學前美其好  
此般更詳盡  
病之來生情  
由敍病之來

哀哉。李枚。自吾校之倡始也。即讀書於茲。忠誠勤懇。由初而高。終始靡間。朝出夕歸。未嘗或愆也。余與之同學。蓋亦有年矣。始固不相識也。自與之同學。即一見如故焉。其爲人也敦篤。自好。樸實無華。而才識之明敏。氣宇之高卓。久爲吾輩所心服。吾每歎晚近女界中。其誠信簡訥。能如李枚者。無幾人也。枚之入學。較余爲早。去歲暑假。本可畢業。因轉學他校。程度因之參錯。故又延遲一學期焉。乃去歲新秋。忽患哮喘。就醫調治。殊渺效驗。今歲仲春。氣候和煦。病亦良已。前月初旬。懷游目。心曠神怡。歷一時許。曾未覺其厭倦。且語余曰。公園。曾約余至公園作茗談。余欣然偕往。既至公園。攜手歡敍。騁

不意其死  
歷敍種種

而不意其死  
既抱病猶  
其所以可此死  
含蓄得妙  
一往情深  
哀無窮

之關也。幾閱月矣。而吾於今日亦得散步於斯。俯仰徘徊。襟懷頓暢。可謂幸矣。余曰。自今以後。子病可蠲體且日健矣。乃欣然偕返。旣抵家。遂與余握手作別。翌晨。余抵校語諸同學。曰。李枚病良已。約暑假後可來校與吾輩同學矣。越數日。復往過之。則見其面色怡然。興復不淺。余乃喜不自勝也。旣聞其病忽劇。往視之。則形神消瘦。氣宇頽喪。較前次相見時。有迥不相侔者。余心頗駭然。未敢形諸口也。且決其斷無意外。虞執意曾未數日。枚竟溘然而長逝乎。嗚呼。悲哉。夫天地生才。必大其年。如枚之爲人。苟天假以年。使得窮其所竟。吾知其必有作爲爲吾女界光者。乃才則予之壽則斬之。嗚呼。顏淵短命。盜跖長年。天心之不可測也。久矣。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吾知作者胸中淚痕較紙上墨痕爲多

業精於勤荒於嬉論

小海龍縣縣立高級生

傅國棟

人各有業或優或劣或成或敗其故安在哉蓋優者成於勤劣者敗於嬉也不聞英儒瓦特發明汽機乎朝夕研究寒暑靡間及其成也輪船火車咸利賴之其初日行數十里後乃日行數百里久之日行千餘里此非業精於勤之明證乎不聞唐玄宗之治理國家乎初平武韋比隆貞觀後沉醉打球不理政治寵信奸回安史之亂糜爛全國此非業荒於嬉之明證乎不聞弈秋誨二人弈乎其始無以異也一專心而一不專心其不專心者以爲鴻鵠倘來援弓射之故其終不相若也此非學者業精於勤荒於嬉之明證乎南山雖大愚公

將題目分  
常醒三層非

結以勉勵作

志在必移。北海雖深。精衛志在必填。如此立志。何業不精。如此習勤。何功不成。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譬如爲山。功虧一簣。止吾止也。孔子好學而成大聖。回也不愚而成大賢。業精於勤。荒於嬉。吾儕宜三復之。

文猶作畫。濃淡相兼。

盧氏冒刃護姑論

吳縣大同女學校學生費珮貞

凡人孝行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若當危急時而能不避矢石。奮身與賊抗此固丈夫之所難能。而出之婦女則可異矣。不觀盜刦鄭義宗家其妻盧氏冒刃護姑事乎。或曰斯時也。賊鋒甚銳不死其姑必死其婦氏而冒刃賊必舍姑以趨氏。氏之身危矣。不知氏之意以爲吾身存而孝名亡不如孝名存而吾身亡故毅然爲之而無所懼孟子曰舍生取義。盧氏之

寫義烈事  
全仗明快筆

謂也。且夫鄭之有盧不獨其姑之幸亦一門之幸也。使婦而爲恆怯者流則一覩。洶洶之賊勢護一身不暇。安能護姑。姑不得護。姑必死於非命。在義宗固終天抱恨。在盧氏不尤屬疚心之事耶。全其姑全其身而卒以全其家孝哉。盧氏也。義哉。盧氏也。

### 文筆警快

### 武王伐紂論

黃巖縣涇清鄉啓明  
小學校二年級生

章紹信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蝕之。君必自暴也。而後民棄之。國必自毀也。而後敵取之。使物不自腐。蟲安得而蝕。君不自暴。民安得而棄。國不自毀。敵安得而取。此定理也。武王之伐紂亦然矣。刀鋸鼎鑊。以待天下。廷臣重足矣。所嬖倖者。無一非讒詔。商故人而歸周。民棄紂可證明。

從反面透  
發

實大聲閱一切  
包掃

媚諛。聚斂虐民之徒。致使綱紀廢弛。風俗頽敗。官吏苛求於上。小民含怨於下。戾氣所積。化爲兵戈。故牧野陳師而壺漿夾道。人民棄商而歸周也。若水之流下。獸之走墳。詎非紂有以激之哉。向使紂以堯舜之心爲心。與二三賢臣修明政治。使綱紀秩然不亂。修明刑律。使刑賞咸適其平。吾知武王亦第奔走疏附以盡臣職。則畢榮周召。卽紂之陪臣也。八百諸侯。卽紂之股肱也。三千虎賁。卽紂之爪牙也。而伐之者誰乎。是以唐虞之世。不聞有問罪之師。禹湯之時。亦絕無反戈之舉。古今來革命事業成之者在下。而啓之者在上。在上者苟無可伐之道。而誰忍伐之。如紂之殺忠嬖佞。重斂嚴刑。民怨沸騰。民心解體。人人存曷喪之心。卽人人存伐紂之志。故孟津一會。八百諸侯。不期自集。是豈武王之力哉。紂有以召之。

寫出武王之存心

語不離宗

也。且。武。王。何。嘗。有。利。人。天。下。之。心。特。爲。民。去。暴。亂。云。耳。嚮。使。  
紂。能。悔。過。遷。善。轉。暴。爲。仁。寧。非。武。之。大。願。奈。何。怙。惡。不。悛。自。  
速。滅。亡。牧。野。之。誅。太。白。之。懸。非。武。負。紂。實。紂。激。武。也。吾。故。曰。  
武。王。伐。紂。紂。自。伐。之。非。武。伐。之。也。

### 頗得雄直氣

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低昂論

福州公立城西兩等小學校高三年級生 胡德崇

天下何事而亂也。曰。亂。生。於。爭。而。爭。起。於。不。平。蓋。不。得。其。平。  
則。鳴。矣。惟。平。已。之。情。以。平。人。之。不。平。而。天。下。以。平。而。以。治。古。  
君子。知。乎。此。故。一。念。之。興。一。令。之。發。無。不。係。乎。民。心。知。其。不。  
可。不。爭。而。尤。不。可。以。不。平。故。以。至。公。者。使。之。平。緩。獄。措。刑。人。  
不。厭。其。寬。詰。姦。鋤。暴。人。不。厭。其。苛。具。悉。纖。微。人。不。厭。其。煩。獨。

從平字生  
發透澈之至

引證確切

持大體。人不厭其簡。蓋其或寬或苛或煩或簡皆施以相當之處置。非有所徇於纖毫之私。故爲是軒輊也。此唐虞三代之世所以稱郅治也。諸葛武侯謂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低昂。誠能開誠心而布公道者。宜乎跋扈如魏延而不敢恣肆。貶謫如李嚴而涕泣以終也。伯仲伊呂之稱。豈無所見而然哉。

拈一平字爲全篇主腦。直起直落、滔滔汨汨。所謂文如下水船也。

人子肖不肖論

濟山縣立高等小學校學生

洪蓀祥

肖者何相似之謂也。世俗言人子之似其父者。謂之肖子。則不似其父者。當謂之不肖子。顧父有賢能。有不賢不能。故其子之肖與不肖。非有一定之美名。與惡名大抵父而賢其肖。

眼前妙語  
俯拾即是

也宜父而不賢其不肖也宜瞽瞍之子不肖鯀之子亦不肖故卒能崛起而爲帝王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故不能承帝業瞽瞍之子肖則入於傲慢禹之子肖斯能承父業由是觀之肖與不肖其惡名與善名隨其父之賢否而定之也明矣乃竊觀今世之人每以肖爲美名以不肖爲惡名殆以肖字爲賢能之解乎此我所大惑不解者也

爲人父者莫不望其子之賢於己也則爲人父者當莫不望其子之爲不肖也設有人焉面其父而稱其子之不肖未有不怒目相向者得斯文以釋其惑殆將失笑乎道人之所不能道足徵文思活潑

史記以世家繫孔子論

平政和縣東常市東小學校學生

宋滋蕃

就。此。生。發。放。河。一。氣。奔。大。江。長。此。歸。點。孔。子。用。折。之。筆。出。反。之。見。得。美。史。公。道。統。存。以。道。統。見。得。家。繫。孔。子。之。重。關。係。之。孔。子。苦。實。家。見。得。世。交。漢。統。絕。世。孔。子。爲。證。明。史。公。心。爲。繫。

文。武。周。公。其。前。後。相。繼。如。絲。絫。繩。引。未。嘗。有。一。息。之。墜。者。此。道。統。也。武。周。而。後。絕。少。傳。人。不。有。孔。子。道。統。之。絕。也。久。矣。吾。讀。太。史。公。史。記。見。其。繫。孔。子。以。世。家。而。歎。爲。千。古。道。統。之。存。未。嘗。非。公。之。力。也。夫。時。至。漢。世。正。道。統。絕。續。之。交。以。漢。高。之。殘。刻。慢。儒。惠。帝。之。拱。己。無。爲。文。景。雖。恭。儉。寬。厚。然。雜。夫。黃。老。申。韓。之。術。其。時。所。謂。儒。者。又。皆。牽。拘。文。義。世。道。凌。夷。未。有。若。斯。之。極。也。不。有。人。焉。以。表。章。之。後。之。人。欲。溯。斯。道。之。源。其。孰。從。而。溯。之。史。公。獨。繫。孔。子。以。世。家。使。天。下。後。世。讀。其。書。而。知。吾。道。之。傳。出。自。孔。子。羣。然。得。所。宗。仰。不。爲。異。端。所。惑。使。三。代。道。統。絕。而。復。續。者。此。豈。尋。常。史。家。所。敢。擬。哉。或。者。顧。謂。孔。子。栖。栖。季。世。無。尺。土。之。柄。固。宜。繫。以。列。傳。以。孔。子。之。道。冠。百。王。儀。表。萬。世。卽。以。本。紀。繫。之。誰。謂。其。過。何。獨。繫。以。世。家。曰。是。不。

用陪以寬文之筆

顛撲不破

旁徵博引  
充沛乃爾

然夫繫孔子於列傳則人未免以公卿視孔子繫孔子以本紀則孔子又無顯位其能免妄自襃嘉之誚乎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則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此正史公之斟酌盡善各得其宜而無可置議者也使史公不爲立世家則天下後世誰復知有孔子乎是故唐之世有昌黎而昌黎無史公不知聖道之淪於何有也宋之世前有廬陵後有紫陽而廬陵紫陽無史公更不知聖道之墮於何時也然則史公以世家繫孔子豈不大有功於斯道乎世之論者慎毋妄肆譏彈若蜉蝣之撼大樹焉斯可矣

主道統立論自有能世其家之理前半歷叙漢世輕儒語無虛着後幅見得唐宋諸君子若無史公卽無所紹述尤

## 徵史識

# 人之智愚天定歟抑人爲歟試論之

學吳興縣編業初高等小  
校高等二年級生

王善杰

觀定題旨  
關空引喻  
點智愚舍  
異樣警動  
由人爲意  
有非天定  
在內外  
作跟定上  
發生意

用反掉之  
字著力  
定筆出人  
足圓進一  
層義

均是鐵也。鍊之則成鋼。棄之則生鏽。均是玉也。琢之則成器。舍之則類石。惟人亦然。故有智益智。愚益愚者矣。有智而愚者矣。今使兒童天資絕優。而或荒廢其學業。懈怠其心力。不植而落。以恬以嬉。有以異於常人乎。又使資質魯鈍。而教訓之勸勉之。俾之勤於學業。勞其心力。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則亦必有豁然貫通之一日。若智愚果爲天定而非人力所能爲。則智者將不學而能。愚者將勞而無功。然世必無是理者。良以人之智愚皆由人爲。而非天定。卽曰智愚出於天定。何以智益智。愚益愚。何以智者轉而爲愚。愚者轉而爲智乎。則信乎。智愚之說雖曰天定。豈非人事哉。

如題立論筆意爽朗

遊逍遙津記

合肥郭俊霖

先記逍遙  
津之大略。然後入題，遙從容不迫。

仍帶著孫  
權有情致。

着語不多  
無限蒼涼。

逍遙津在合肥城北。廣袤數十餘畝。城垣繞其東北。溪水環其西南。昔三國時。孫權攻曹操。大敗奔避至此。今其地已爲邑人龔氏所有。以三之二植桑。養魚三之一種花。蒔竹風景頗稱幽雅。余於某月日偕同學數人往遊。津南有橋曰飛渡。相傳孫權敗遁時。飛渡於此。故名。過橋北行。名花遍地。芳氣撲人。百步外有精舍一楹。內陳各種圖書。雖爲賣品。然亦任人翻閱。余輩稍憩於此。復前行。登小山。山前隙地一區。卽賀齊以三千人迎孫權。涕泣進諫之處。當此秋氣肅殺之時。來遊於英雄挫折之地。覺當年君臣告誡。鬢髮猶聞。警歎也。下山折而西。竹逕迤邐。行頗曲折。過此又折而南。則湖桑數萬。

結筆亦頗  
不俗

株排列道旁。聞每年獲利達數千金。亦振興實業之一道也。出此由故道歸校。已夕陽西下。皓月東升。爰篝燈而爲之記。

清利有含蓄。故淡而彌永。

晉圍彭城論

義烏縣鳳山初等小學校學生

周鳳翔

泛論形勢  
以陪襯形勢  
入彭城

證以當日  
形勢見彭  
城之重要  
文情酣足

函谷入秦而六國之亡兆。州來入吳而入郢之禍基。險要之爲天下重從古然也。春秋時宋之彭城今爲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南北界畫地處必爭輕以讓人開門揖盜彭城爲楚有則吳晉之路絕而晉勢孤且以窺宋而東諸侯之國危天下大局尙堪問乎故晉悼卽位之初外務未遑而先以此爲要着者蓋深明天下之大勢與後此虎牢之城同一不戰而服人之勝算也卽五人降後特置瓠邱初不以殄僇爲快者亦以晉悼志在彭城彭城旣降鼠輩可大度置之而無庸殺。

已降也。三駕而楚不能爭有以夫。

## 熟於形勢，故持論透闢，無浮泛詞、

叔孫通定禮儀論

校龍岩縣德新學  
三年級生

沈仰山

立論踞題  
之贊

秦儀之不足取

古帝王昧爽而朝公卿日侍左右贊襄諸大政尊卑之勢不甚懸絕也遠近之情未嘗壅闕也明良相契泰交有象彬彬乎極禮樂之盛治焉降及後世徒執法以示威勿緣情而定禮朝儀一變其治遂不古若蓋自始皇以刑罰馭羣下積威之漸舉朝恐懼惕息莫敢仰視堂高廉遠勢隔情睽天下之弊由此叢秦亦由此亡矣炎劉初興去周未遙苟其延訪遺者講求典禮必有宏深淹雅之才入操承明著作之柄三代隆規不難再見於西京惜乎漢氏不知也高帝尚武略不重文教其大臣類皆出自戎行恃功驕恣方謂禮法豈爲我輩

按時勢以立言確能洞見本源

得此  
愈見  
否則  
論耳  
兩皆  
矯變  
不然  
非常  
用空  
實筆

上下古今  
波瀾壯闊

設魯兩生明知古道不能復迂緩其詞以却之叔孫通佞人也善揣摩上意藉禮文以濟媚術不然野外肄習非其地也月餘告成何其速也繁文縟節大抵君抑臣又何詔也不然何以侈然以皇帝爲可樂耶太史公美其希世度務與時變化爲一代儒宗惑矣夫朝儀所以正天下之分也先王聽朝有儀非不辨等列明貴賤而懼然相接自有眞意周浹於其間乃漢用秦苛儀而古制亡文景以後治平久又得賈董之賢未聞斟酌損益而反古卽河間王獻舊禮亦格而不行惟沿襲故事奉緜蕞之制爲金科玉律良可慨焉

筆氣雄健昂昂若千里之駒具此才力洵足推倒豪傑開

拓心胸

論足兵

振南匯縣下沙鎮鄉立鶴沙

劉

釗

反面透發  
警醒乃爾

其精板滯以不疊用面  
更從正面  
間也存乎有嫌用

閉關時代。以文立國。交通時代。以武立國。故二者有同一之價值。特以時代而異。乃何以尙文者享國長。尙武者享國短。蓋必有無形之兵力。戰勝於疆場。國乃可以久安而長治。否則。兵力雖足。一旦變起。鮮有不土崩瓦解而爲敵人資者。然則孔子更告子貢以足兵也。何居。揣孔子之意。以爲兵雖不足。尙足。兵亦爲政之一端。故言食既足。兵亦不可不足耳。獨是井田之法廢。而兵不足。於鄉司馬之籍亡。而兵不足。於國且也。以召募爲兵。而兵不足。於臨時以烏合爲兵。而兵不足。於平時欲其行伍。有兵徵調。有兵其可得哉。惟整軍以足之。經武以足之。簡卒補乘。以足之。增糧加餉。以足之。蒐苗獵狩。足兵之事也。旌旗金鼓。足兵之器也。步伐整齊。足兵之法也。坐作進退。足兵之用也。足在一方。不爲足。足在一國。乃爲足。

滿故本體會  
文有章論語  
字此氣圓語

足在一時不爲足。足在時時乃爲足。天下有缺兵之國而國終於弱。天下豈有足兵之國而國不能強。況有食而兵可以養。有兵而食可以保。事有固然理。有必至。然而前徒倒戈。紂之兵何嘗不足乎。四面楚歌。羽之兵何嘗不足乎。夫子所由足兵而告以民信也。

### 水淨沙明清澈可喜

王猛臨終力諫伐晉以存漢家之正朔而救苻堅之敗

### 亡論

高安福縣道南鎮立復真  
高等小學校三年級生

毛建極

王猛處天下分崩之際。隱居華陰山中。桓溫北伐。猛被褐而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眞天下奇才也。及呂婆樓薦於苻堅。而西秦強代爲之滅。前燕前涼爲之吞。剛明清肅刑賞必當。國富兵強。有天下十分之八。由此觀之。自古迄今。欲求胸

竭力  
湧魚  
沒之  
觀龍  
翻出  
淘騰

涵冠代之略。才蘊帝師之資。如猛其人者曷可多得哉。及其  
臨終力諫苻堅伐晉而不從其言。卒有淝水之敗。疆土以滅。  
論者謂苻堅之得王猛。猶先主之得孔明。誠亦可以當之矣。  
或曰。內夏而外夷君子立志之始也。桓溫王猛華夏之胄。苻  
堅夷族。猛抱將相才。宜從溫請而清中原。以光吾華胄。猛不  
從溫。猶可胡爲食夷祿。受夷爵。雖爲夷立功。豈俊傑所忍爲  
乎。且當時顧以苻堅得王猛。比之先主之得孔明。嗟乎。孔明  
高臥南陽。吳魏召之。猶不起。况羌狄耶。先主以帝室之胄。三  
顧而後出。而猛徒以呂婆樓一呼。卽馳命於外夷。以忠於賊。  
故袁了凡曰。王猛之方孔明。是亦蛻蟬之比神龍也。假令移  
其事。苻堅者而事晉。移其爲夷謀者而爲華夏謀。則中興名  
臣矣。不知夫桓溫亦當世之英雄也。素蓄異志。從之則苟或。

破古人事  
佳詞意俱入

華歆之下者也不從溫。又殺猛。猛不從溫篡晉。溫之所知也。溫之欲篡晉亦猛之所知也。故溫不難舍猛。猛亦不難舍溫也。苻堅據關中。全局天下。大勢已得其太半。以堅之力足以制羣雄。故從堅。猛爲溫所忌。故不出不出而生民塗炭如故。故從堅。英雄無所憑藉。不能成功。猛得堅。得暫藉。以削平羣雄。出生民於塗炭。故從堅。觀其臨終力諫苻堅。以晉正朔相承。上下安和。不可伐爲言。由此觀之。猛之心。豈一日忘晉者哉。

注重王猛乃心晉室。深得存漢之旨。文氣大開大闔。操縱自如。

衛懿公好鶴亡國論

黃岩縣涇清鄉啓明小學校二年級生

鄭廣慶

拉來又替他  
清得好

頭頭是道  
反正說來

與起段回

請出兩個人  
體波瀾就通

衛懿公好鶴。皆非其所好而好之者也。而太王公劉以好色  
好貨。興懿公獨以好鶴亡者。於何辨之。亦辨之於恤民與不  
恤民之間而已。苟不恤其民。則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聖能  
保其不亡乎。而何況懿公也哉。苟能恤其民。則雖有桀紂幽  
厲之好淫樂。好貨財。亦足以保天下區區一鶴之微。何足爲  
病。然而人皆曰衛國之亡。皆懿公好鶴之所致也。誠如是也。  
則何解於好色好貨之太王公劉哉。

### 抽蕉剝繭之思、分風擘流之筆、美才也。

漢宋學派論

松江縣華陽兩等小  
學校高等二年級生

王家駒

自大地交通歐化。東漸淺見。寡聞之士。心醉夢繞。於是談哲  
學者。不曰培根之實驗派。卽曰笛卡兒之窮理派。舍舊圖新。  
幾欲盡棄其學而學焉。嗟夫。曾亦思此。實驗派。窮理派。較我。

即借培根之說以抑漢儒妙

證明漢儒之作用以抑培根妙

以西學說與儒學相印證有宋之學筆說之妙

國漢宋之學派爲何如乎。漢儒重考據。即培根之實驗派也。宋儒主理想。即笛卡兒之窮理派也。而吾不能無辨焉。漢承秦敝。百家淆雜。六藝否盲。得武帝表章之。而後經學乃昌明。於天下。惟孔鄭諸儒不發明大義。而徒疲舌戰於字句之間。所謂倚賴前代經典傳說之語。先人爲主。未能自闢塗徑者。同鉤心角於年月之比較。煩言碎辭曲護師說。誠有如培根所治。民漢儒皆切實行之。以翊成兩漢之郅治。以視萍實墜地而悟。吸水沸水蒸騰而悟。汽機僅僅求之物象間者。其實驗爲何如乎。至笛卡兒之言曰。凡事理之來。當於疑中求信。其信乃真。與宋儒學者先要會疑之說相合。蓋由疑以致信。而後真理乃愈顯。然笛卡兒不過破宗教迷信之積習。以發

抑西儒

揚宋儒

一筆收束  
理足法密

達其思想之自由。其所論造化主及靈魂之有無。雖博大精奧。實於人事無所裨益。而宋儒卽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理。愈窮。則知愈致。是故一理也。約之可爲身心之助。推之可宏胞與之懷。微言之可究名物象數之繁擴充之可收齊治均平之效。彼笛卡兒之所剖析綜合而計數者。曾有是耶。學者不能通漢宋之學。而心折於培根笛卡兒者。曷不三復思之。確有見地。不作模糊影響之談。

宗慤年十四挺身拒盜論

歙縣竹溪繼述初等小學校四年生

柯廣杏

古有未成童而膽量過人者。吾嘗讀書得二人焉。曰王戎。曰宗慤。王戎年七歲。與衆同觀柙中之虎。聞虎吼。獨立不動。宗慤年十四。其家被刦。獨能挺身拒盜於門外。之二子者。殆皆有勇敢之風也。然合而較之。以年紀論。慤倍於戎。戎固非慤。比較親切

可比以境遇論。慤險於戎，慤又非戎所可及。蓋虎在柙中，雖大吼，不致有噬人之凶。戎能不懼，人亦能不懼？若慤當倉猝之間，遇盜十餘人，衆寡不敵，死生莫測，而竟能不畏？強禦挺身，在門使羣盜望風披靡，不得入其室中，誠哉弗可及已！

### 簡潔老當、

#### 東林黨禍論

望江公立兩等  
小學生

康爵

自古國家之禍，莫甚於臣下有黨。黨一立，而小人得假其說，以空一時之善類。使吾君益無所倚賴，而至於危亡，如明之東林黨是矣。東林黨者，錢一本、顧憲成等倡修之聚徒講學，夫復何尤？惜其以可否時政，裁量人物爲事故，多中羣小之忌。而來人主之疑，使魏忠賢諸人得售其奸，排斥百端爲一網，打盡之計。然後知小人非能盡禍，君子亦君子自取之也。

跌熟芽政此  
可同時黨是  
慨遭機之吾國  
也蹉未萌國

意氣用事  
不敗者  
何況當時

向使東林諸賢誠能隱居自樂待時有可爲而互相援引以爲同心協力之助吾知朝政雖亂而禍必不及身也諸賢計不出此猶復要結當路遙執政權專以意氣用事其於孔子危行言孫之語得無愧乎嗚乎漢之黨錮唐之清流宋之黨人皆以君子而侈談聲氣深中一時小人之忌迨至羣奸構煽流毒縉紳不惟自誤其身抑且誤及天下明季諸賢旋蹈其覆轍而不悔亦足惜矣

### 辭義堅卓

湯得天下本於代虐以寬試以史事證之以爲考究興

### 亡之一助

望江公立兩等  
小學校學生康爵

主治四海而以愛民之心行愛民之政澤及於天下聲聞於後世寬仁所感使天下無遠近小大衆寡不約而歸者如湯

安頓題首

泛論寬之  
效點題字  
非常警醒

妙有變化

之代虐以寬。是寬者人君之美德。可以撥亂致治。可以招攜懷遠。寬以聯衆志。則天下無堅城。寬以挫敵鋒。則天下無利兵。觀有商以後。如周有庶民子來之咏。以寬來之也。從之者如歸市。以寬歸之也。其後幽厲暴虐。平王東遷。不數十年。而秦遂宰制天下。然秦非能以寬代虐也。故二世而楚滅之。楚則以暴易暴也。故三年而漢代之。漢則不然。高帝提一旅之師。約三章之法。坐制羣奸。混一天下。惟其寬也。自此而下。以寬得天下者。莫如唐。唐起藩鎮。除隋苛政。化家爲國。豈非以此耶。其中如魏晉之篡竊。五胡之瓜分。六朝五季之割據。是皆以勢馭術。取未聞。有發政施仁者。興也。淳焉亡也。忽焉不旋踵而亡。後世人君獨奈何。蹈覆轍而不以爲鑒哉。

條達鬯茂斐然可觀

元祐君子黨論

小黃平縣高學生等

張崇宗

泛論黨派  
反折入題

推原禍始  
謂痛哭流涕者也  
長太息始生賈生

嗚呼。黨派之類至不一也。要而言之。有君子之黨。有小人之黨。有政事之黨。有勢利之黨。蓋黨派不一。要皆各親其黨。各恤其黨。如水乳之交融。如鍼芥之相投。斷未有同爲黨類而互相攻訐。使天下已安而復危。善類已進而復退。如宋之元祐。君子黨者吁。可怪已。宣仁更化。庶政一新。衆正盈廷。羣邪屏跡。斯亦政事進化之日。生民望治之時也。不意洛蜀兩黨。以語言細故。徒黨相攻。於是始則君子劾小人。繼也君子劾君子。終焉君子適授其隙。於小人以遂其一網打盡之計。於是小人存而君子去。小人盛而君子衰。馴至朝列。有小人而無君子。而國家之事亦遂潰敗而不可救。其孰非君子之所。

以疏其氣證  
旁引曲證

歸咎主德  
義更圓足

自取哉。嗚呼。漢之黨錮。以得罪。閹宦也。唐之清流。以政見不合。也。明之東林。以林下退閒。而把持朝政也。雖各有啓釁之端。而皆有君子小人之別。乃不意以君子而嫉君子。致使小人得志。如元祐君子黨者也。而吾更有進者。大抵國家之盛衰。係乎主德之隆替。而不盡在區區黨派之末。使哲宗英明。自能辨其賢否。亦何至使君子互爭。小人得乘機而進。以遂其報復之私哉。此又不得獨歸咎於君子黨者也。

### 筆鋒犀利

#### 漢武帝伐匈奴論

行唐縣立甲班學生 小王雲章

武帝伐匈奴。論者多非之。謂其窮兵黷武。好大喜功。雖擊敗匈奴。而功不補。患以予觀之。蓋有未盡然者也。夫匈奴之爲邊患。久矣。高祖之被困於平城。其侮漢室。亦甚矣。亦越文景。

不見得數  
不夷可禍  
不伐  
不歷

語可鎮紙

陪襯兩事  
愈見得伐  
當之極爲正

用折筆進  
一步寫更進

世守和親之約。然仍侵邊不已。烽火之警動及甘泉。夫以堂華夏而受侮於夷狄者。如是武帝以英明之主。豈能忍此而長寇讎。卽帝不用兵而謂匈奴能不犯順乎。故赫然命將出師怒斬樓蘭。掃其穴而犁其庭。使匈奴遠避北邊。不敢南下而牧馬。上雪祖宗七日之恥。下遺子孫萬世之安。帝之伐匈奴。又何可厚非耶。况五胡之亂。史臣歸咎於晉。武不徙戎。金遼之患。後世歸過於藝祖。不取幽燕。匈奴數爲邊患。武帝痛懲之。胡乃以爲非設。無武帝又安望其稽頰稱臣。永爲外藩。歷哀平。宣元之世。終數十年而無邊患哉。卽曰好大喜功。然匈奴實由此不振矣。揆之殷撻荆楚。周伐玁狁。其名則非其功效。何多讓焉。嗟乎。後世當內憂。迭起外患。壞生之際。有如武帝。其人以弭內憂。而消外患者乎。則予日望之矣。

詞華飈舉氣象發皇有冕旒秀發旌旆飛揚之觀

漢武帝伐匈奴論

小永安縣貢川龍山楊學鈞

中國民族主義起點於周宣王中盛於秦始皇而發達於漢武帝後之論者每以伐匈奴爲帝病曰是窮兵也是勞民也嗚呼豈其然哉夫自古民族優勝劣敗公例固然經淘汰之外族以殖其民以種其子孫然後可否則隆隆者絕炎炎者滅矣漢族自始皇一振中遭勝廣之難血戰數十年未遑攘外而匈奴因以自雄稍稍南下迨高祖則受平城之圍呂后則遭書辭之嫚其時元氣未復惟有和親以羈縻之而已武帝承文景富庶之餘正民力澎湃之際苟猶偷安旦夕坐失事機我即不往而彼能來非大創之必不戢服夫當漢之世

歷數往事，可見不得  
不伐。况武帝時又值  
會可伐之機。

包掃一切  
力書卷均  
可觀

關係如此

繳足首層

串入  
蒼涼  
睡壺  
直欲  
感時  
碎喟  
事

外族之強莫匈奴。若匈奴不滅，則漢力不伸。西域諸國將折而入於匈奴。西域折而入匈奴，則匈奴之勢日盛。匈奴之勢日盛，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武帝惟知乎此，故遣張騫通西域，以斷其右臂。然後遣衛青、霍去病等出塞以逐之。其對外政策，獨操勝算，要非民族主義之主動力不及此。厥後匈奴北遁，西域內屬漢之威力可謂伸矣。武帝之功，詎在周秦下哉？今日五洲交馳，種族之競爭日益劇烈。中國已由民族帝國主義進而爲民族共和主義。顧治內不足，未遑遠略，而政體則共和矣。名稱則民國矣。進化歟，抑退化歟，可嘅也歟。識見透達，以有歷史上新知識也。

岳武穆奉詔班師論

綏陽縣立高等小學校三年級生

宋良金

論者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謂武穆之奉詔班師爲非吾

推闡高宗之心其辭質而有味

感情妙在關會首處兩段字處限此

獨以爲不然。夫善知軍事者。不外因時因勢。當是時。金強宋弱。徽欽二宗被擄。高宗因以庶子得立。其意以爲使武穆終其志。則二宗南返。天下大權不屬於父。則屬於兄。故生惡岳飛之念頭。秦檜識其機。力主和議。詔各路兵回使武穆孤駐無援。然後一日以十二金牌促之回。武穆雖欲辭以在外之將不受君命。豈知孤軍不可久留。一語已爲武穆當日下一行止成敗之定論也乎。何則。使武穆拒命而戰勝。蕩金虜取中原。返二帝高宗。雖罪之。武穆其死無遺憾。若以無援之孤軍。設不幸而戰敗。則內有抗命之罪。外有敗軍之辱。武穆雖死而猶有餘愧也。不然。黃龍府痛飲之目的。豈不欲達耶。故武穆之奉詔班師。非拘守臣節也。時勢如此。不得已也。獨其班師之後。不應受樞密副使之職。以居於朝。宜如韓蘄王之

閉門謝客。跨驢攜酒。隱湖山以自樂。舍此不圖。而昧於進退之機。此吾所以深爲武穆惜耳。

寫出高宗與武穆兩人心事來。亦深摯。亦委婉。非胸無主張。漫然下筆者可比。

寇準勸真宗親征論

灤縣張氏初高等小學校二年生

陳恩闡

衝鋒鏑冒矢石。裨將之任也。雖元戎猶不可爲。况一國之君乎。寇準當國內無事。外夷猖獗之際。獨勸真宗親征。豈將以天子爲孤注耶。抑果有奇策可以破敵耶。果有奇策可以破敵。則不必勸天子自將。將以天子爲孤注。則不忠之罪。無所逃於天地間。寇準此舉。非誤而何。或曰。遼人之侵宋。謂宋怯也。今示以不怯。則可以奪彼之氣。故澶淵之幸。軍士皆呼萬歲。則寇準之謀。胡可厚非。曰。此事後論人之見也。遼人無畏。

駁得倒

引證絕好

宋之心。天下皆知。豈有輕其國而重其君者。昔鄭伯爲周之臣。曾不以桓王親征而稍斂迹。列陣對壘。射王中肩。况遼與宋同爲一國之王。無尊卑之辨。無畏懷之意。豈能低首下心以求成乎。使遼人執真宗以脅宋。或求割地。或求納款。吾不知寇準將何以處之。然則其謀之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作翻案文字頗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 邱養浩拾珠於外祖家奉而還之論

小歙縣竹溪繼述初等小學校四年級生 柯廣堯

人情好奇而厭常。喜得而惡失。若無意得之。而其物又奇而非常。則處之泰然。有不據爲己有者乎。乃吾讀修身書得二人焉。一日王華。一日邱養浩。王華出遊。見地上有遺金。拾而置諸池畔。待遺金者至。指而還之。邱養浩在外祖家。見園中

虛籠一筆  
以便下文  
生發

辭雖質而  
有辭味

有一珠。俯首拾之。卽以還外祖之二人者。其皆重義而輕利者歟。雖然。猶有說。王華見遺金於路。物旣無主。拾之而去。有誰知者。而華不但不納。且徘徊路側。以待訪者。而還之。其用心良苦。其立節甚高。固已超出尋常萬萬矣。若邱養浩拾珠於外祖園中。知珠定是外祖家人所遺。固處不得不還之勢。則浩之還珠。出於勉然。不若華之還金。出於自然者。也是不可以不辨。

與柯廣杏篇同一機杼。而辭意亦復圓足。

兵匪

高江  
陰縣  
澄華公學  
等二年級生

姜文洪

保國安民者曰。兵亂國害民者曰匪。二者自古有之。蓋無民則不能成國。無兵又無以護民。故欲國固。則重民。欲民安。則重兵。此軍民之所以相需也。若夫名爲兵。而行實匪。期其保。

首段赴題如曲折  
半神龍蜿天矯  
天驅

句法簡練  
似讀古文  
有得者

勁絕

民而反殃。民則民所不及防。而禍將酷於匪。是民之出財以養兵者。適以自害而匪所不能爲者。兵反能之。則謂之兵匪而已矣。如此次之兵刦。是也。我邑黃山礮臺之兵。本久安無事。自邑之所謂紳者。慮其通引民軍。請調北兵。欲以固防。而保安乃未幾。新兵卽至城焚刦。商民受害不貲。此固由當事者謀之不臧。然兵士之縱恣無紀。大反保護國民之意。則固罪無可諱者也。嗚呼。使一國之兵。舉皆如是。國其殆哉。節制之師。整暇乃爾。

### 弭盜說

等合江縣縣立高  
小學校學生

趙先印

開宗明義  
勁氣直達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竊鉤小盜也。竊國大盜也。今欲弭盜必從大盜始。大盜既弭。則小盜亦隨之而弭。故盜有盜之源。盜有盜之本。不清其源。探其本。則盜不可得而治。如今之一省。

老吏斷獄  
字字精悍  
非刻論確  
有此種心  
理  
折入弭字  
引證好  
結簡勁

古方伯之國也。今之都縣古百里七十里之國也。試問今之大吏有司不從竊中來者有幾。不忍竊民財者有幾。乞憐昏夜竊者之時也。剝民脂膏。竊者之心也。武夫前呵從者塞途竊者之威也。苞苴暗進賄賂潛通竊者殺人越貨之代價也。相彼小民鬻妻子墳溝壑尚不足以供盜賊之求。如是而欲弭盜盜將曰爾與我同類矣。同罪異罰則盜不服。且謂我刦物幾何。尙以頭顱易之。爾刦極多。反以官獎之一。則罰盜太重。一則賞盜太重。而盜愈不服矣。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願當道者以夫子之言爲法。則今日之盜又奚待弭。又奚待弭。

此文看似過激。其能免於此者有幾。舍豺狼而問狐狸可乎。此激敘官方之所以亟亟也。

## 花朝撲蝶記

子湘潭縣第一高等女  
小學校三年級生 王勛校

一起何等  
大方  
入題款款  
有致

細膩乃爾

吾人性情往往爲時序所遷景物所移故宜慘而慘宜舒而舒若當萬物逢春紅紫炫目之時則撫景流連尤與活潑優秀之性質爲宜嘗考風土記李唐之時以二月十五爲花朝且於是日爲撲蝶會今改曆矣而其名雅其事韻不僅足供詞章家之點綴抑亦與活潑優秀之性質爲宜者也是日也予嘗遊於某氏之園時則風和日麗裙屐如雲花氣氤氳衆襟袖間雖甚愛之不可捉摸蓋亦活潑優秀之至矣而同游妙畢具而翩翩飛舞者乃追逐上下於衆香國裏時或披拂諸君乃興會彪舉相與徵逐必欲得之而爲快蓋無意間乃適於是日爲唐人雅會過後思量彌復神往夫此蝶也於生香活色之中有嬌小婉變之致良辰美景無端闔合此真化

寫撲字不  
著一呆筆  
只此一句  
是撰字正句  
全面文字合

結尤妙

工之妙筆也。雖然吾滋慚矣。吾旣不能因此而擱筆，則亦聊爲之記云耳。

文亦生香活色，如觀唐人撲蝶圖。

晉文公稽首受野人塊論

松江縣立小學二年級高生等

陶硯禾

久不聞  
脆玉聲矣  
至此爽碎

織牕中明白  
胸筆底無障礙

夫塊何物也？而野人以之與晉文。是不過以乞人待晉文。嘵爾而與之耳。彼文公乞食於野人。野人非惟不與之食。且與之塊。而文公怒欲鞭之。爲其失禮之甚也。爲子犯者。當爲文公告曰：愚夫無知。是不可鞭。乃子犯以爲塊由天賜。實啓有國之祥。豈眞重視野人之塊耶？蓋謂天將啓晉特假手於野人。以與之塊。而試其心之忍與否。未可知也。而文公聽其言。而亟受野人之塊。且稽首受其塊。而載之車。夫文公之受。非受野人之塊。實受子犯天賜之言也。文公之拜。非拜野人之。

塊實拜子犯天賜之言也厥後文公反晉遂應開國之瑞奇哉。

事本鶻突一經說破便覺辭義俱極圓足

重農說

平陽縣立第一高級生

尤旭

原題立論  
徐徐逗引

今夫覘國勢之強弱必視乎財政之贏絀而財政之贏絀則又以人民之勤惰爲衡蓋國家爲人民之具體人民卽國家之分子人民之勤惰影響於財政財政之贏絀影響於國勢實如桴鼓之相應唇齒之相依焉故民勤則國富而強民惰則國貧而弱勤勞之民豈可輕藐之乎勤勞之民爲何農工是也然農較工爲尤勞露體塗足鋤雨犁雲四時之間靡或憩息於是始得黍稷稻粱及棉桑之類以供吾儕衣食之用飽煖之資揆厥功能良非淺鮮固無一人不利賴乎農矣今

貴說農之可

引歐美已  
事證明重  
農之效用

縱言吾國  
人不知重農  
之非

更暢言吾  
人之利賴農  
業所以當重

泰東西各國之視農業也。重如國脈。珍若國魂。人民勤勤懇懃。惟稼穡是事。相土之宜。別地之性。精選其種子。厚培以肥料。故西成所得。倍蓰他邦。其倉廩充實。國家富強也。有以哉。而我國則不然。豪商富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繡。食必膏梁。視為固然。以農夫之沐雨櫛風。炙膚皲足。為無足重輕。見其形容之黧黑也。則輕陋之觀。其衣服之襪襪也。則賤惡之。且因其不識文字。視為同牛馬。以為此蠢蠢者。何足道。嗚呼。吾不知彼賤農。輕農者。其衣誰之。食誰之。食歟。抑其所衣。所食者。皆天與之歟。甚矣哉。得魚而忘筌。飲水而不思源。人世間乃有此咄咄怪事也。且夫天生四民。農爲之本。設無農焉。士工商烏能生存於天地間乎。何也。士不能無衣。而求學。杼腹而讀書。工商必衣食飽煖。而後能操作貿遷。斷未。

更引吾國歷史以證明其當重

足得此更圓

言農有可  
重之道而  
自己以致  
見輕於人

有飢寒至身而能從事於各種事業者也。彼豪富之家雖有金銀珠玉之珍，然皆飢不可以爲食，寒不可爲衣。夫至無衣無食，吾知其爲道路之餓莩必不免矣。是以禹謨修六府之經，穀與土而並重。洪範詳八政之典，食較貨而尤先。可見食者人人之所同重也。顧食出於粟，粟出於農。無農則粟安由生？無粟則食無所出。是則農者固四民養生之源也。豈不重哉？豈不重哉？惜我國之業農者，以士大夫輕賤之故，遂不研究。西法改良舊習，致莽莽神州以農立國之邦，反有頻呼庚氏殺草人、土化之方。泰東西沃土，選種之法，俾地無遺利。土無棄貨，則倉箱充盈，民食饒足。國家安得不由富而強哉？

重之實際

東 反掉作收

不然。以貧弱之國當生計競爭之會。財政絀於上。民生匱於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數十年後。中國前途詎堪問耶。願當世之輕視農人者鄭重思之。

亭亭苔苔枝葉旁達、



# 小學作文入門二集卷三

## 送同學赴津沽序

小上海尚公  
小學校

高銑

校中有同學焉。王其姓。心康其名。學問甚優。予因慕而友之。其弟名爾康者。亦同學。學問如其兄。予亦慕而友之。與予之交情爲尤篤。今皆隨其父至津。心康與予若不忍別者。予交心康久。深知其性情。每以君喜誑語爲憾事。於其行因書以戒之曰。吾鄉有牧童某。戲呼虎至。鄉人皆集。至則無虎。童大笑。其後虎至。童雖呼人莫至矣。此誑語之害也。可不鑒哉。贈心康。

## 文筆整飭。駿駿入古。

### 遊吳淞記

小上海尚公  
小學校  
莊新

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雖然。夏冬之日。一則酷暑。一則

好  
領起游字

歷敍江中  
景象

嚴寒不宜運動。宜休息。惟春秋佳日則宜於遊。蓋遊覽一事。所以活潑身體。舒暢心胸。增廣眼界者也。本月二十一日爲本校學生出遊之期。是日天氣晴明。風和日麗。高等及補習班學生約三十餘人。十二時出發。向南行。經寶山路。至車站。乘汽車。至吳淞之炮台灣。及下車。乃至江邊。緩步徐行。俯視。地。則綠草如茵。仰視。天。則水天一色。江水衝激。作澎湃之聲。者。海潮也。又聞炮聲。轟轟然。乃軍艦之舉信炮也。有黑雲繚繞。於空中者。汽船之烟也。時而海鳥。上下出沒。烟波覓魚食也。岸旁燈塔。夜則發光。恐夜中船舶往來。遇險也。又有高懸之黑球。用以測潮水之漲縮也。行至土牆。忽現營壘。但見置有白色之物。聞人言。此炮上之炮衣也。此炮台據長江之口。爲國防要隘。已而行至舊炮台遺址。與新炮台較。則形勢不。

若舊萬萬矣。蓋舊炮台右控黃浦江之口，左扼長江門戶，因且增慚也。折而南約行十餘武，至商船學校校舍，宏敞可觀。之也。禮堂之中有銅炮一尊，及模型兵艦二艘，置於玻璃具中，便學生之研究也。已而由宿舍經盥漱室而至泗水池，深約丈餘，縱窄而橫廣，至塲中有小船二艘，使學習航行者也。出而至水產學校參觀畢，乘汽車回滬，約四時半矣。此行甚樂。慮其久而忘也，乃援筆記之。

模仿古文調法，楚楚可觀。

遊吳淞記

小上海尚公

李錦標

嗚呼！以中國天然之險要，黃河據其顛，長江貫其腹，珠江貫其背，而盡爲外人勢力範圍地，如直隸之渤海，爲黃河門戶。

廣東之虎門爲珠江門戶江蘇之吳淞爲長江門戶皆極要隘之地不可一日忽也如前三大川上海爲長江下游其地有英美法租界爲全國極盛之市場陸行有滬寧鐵路有淞滬鐵路有滬杭甬鐵路水行有吳淞江黃浦江交通尤便余素居上海在尙公小學校肄業前日師率學生出遊初等一二年級及女生至沈家花園初等三四年級至陳家花園高等補習班及二年級至吳淞十二句鐘乘車至吳淞黑烟繚繞片刻已至如鳥飛也所經之處爲江灣蘊草浜等途中見菜麥皆熟一片黃色風吹成浪綠陰如蓋芳草如茵溪流蜿蜒不斷水聲潺潺相應不絕及至吳淞余等並立江邊清風拂面胸懷暢適聞軍艦練習放虛炮其聲轟轟然則中國之海容也遠望沙鳥烟雲水天相接大而商輪小而帆船往來

語有分寸  
婀娜多姿

不絕旌旗飄揚不計其數。怒濤澎湃不絕於耳。後向北緩步徐行。見有觀潮漲退之機。名曰燈塔。後經吳淞新礮台。外築土牆。因設大礮十餘尊。門外懸一牌曰此處要塞不可入內。同人見此裹足。此中如何布置度雖寓目未必了了。其側有楊柳無數。余稱之曰柳林。迎風飄拂亦頗可觀。得毋周亞夫細柳營耶。又至商船學校及水產學校。洋房高峻。又甚清潔。又經老礮台。余聞人曰古云鐵林關也。其礮甚巨。礮台以糯米及水門汀石子爲之。鞏固莫比。後爲英人毀去。今遺址仍在。是亦國恥之一端也。休息片刻。乘汽車歸。

### 文有氣勢而步武謹嚴

#### 赤巖庵序

大田縣立高

廖瑞麟

先列兩說  
爲下文生  
發地步

寫出謝公  
命意至爲  
深切

歸重謝公  
見得地以公  
人名文心  
非常空靈

以感嘅作  
結

縣令謝與思公迄今三百餘年由來舊矣夫是巖也胡以赤名或曰頑石高懸其色赤故名尙其質也何作庵爲或又曰巖倚城之南如南山之咏維石巖巖久爲師尹咏矣尹斯地者不欲爲赫赫之瞻故卜築於此象有文也二說近似而謝公建庵命名之意別有在焉夫公忠愛廉能令也方其奉命蒞臨事國之事祿國之祿不敢以邊疆末職忘報國之恩赤心固所素許也登斯巖也必思有以報之樂民之樂憂民之憂不敢以乘堅策肥負生民之望赤子固所在抱也登斯巖也必思有以安之彼石之果赤與否固不庸辨嗚呼庵旣爲公建赤亦爲公名而石何與焉雖今日者謝公往矣而巖宇尙存余嘗與友尋勝其間見夫危樓宏敞勝概依然刻角畫楹規模猶是迴憶遊斯地而如謝公者有幾人乎余於謝公

不。禁。心。嚮。往。之。焉。爰。序。之。以。告。後。之。遊。者。

## 握定題中赤字生情、頗覺娓娓動人、

南山

詩小雅彼節然高峻之南山維石巖巖赫

至高周之尹民具爾時

所為太師以喻其顯盛爲百姓

## 黃鶴樓記

附湖北高女子中學

徐惠芬

一起甚有魄力

先賓後主  
記事不突

祝融無知  
令人增限浩歎

大江自蜀西來經岳州納洞庭之水勢以猝壯浩蕩蕩奔流而東至武昌漢陽間略一收束蓋龜蛇二山扼之也龜山卽古之大別踞漢陽城外其下有晴川閣蛇山之脈則蜿蜒來自大洪穿武昌城及江厓而止遙與龜山對峙黃鶴樓在其首爲全鄂名勝之冠士女之旅鄂者無不爭往一遊爲快惟樓久刼於火僅得從攝影中見之今之矗立江表者乃鑿鐘也憑城爲雄倚石作址四級高聳置鐘其顛應時而鳴遊

言外見慨

寫景入化

細心

此鶴樓之遊  
人厭等最討同者亦作

客知警以視舊樓未知若何首義以來鐘爲礮燬徒使過者增今昔之感蓋斯樓也已幾經塵劫矣然顧偶一登眺猶覺漢陽江上烟樹千章鸚鵡洲頭芳草一色不覺諷咏久之而彩旗共鷗鳥翻飛突篆雜白雲舒捲尤足點綴生姿爲新世界平添新景物焉去樓後十數步有亭六角而矮其檐伸手可捫厥名陶然有鐵欄衛之環以花木意態清閒自樓降者率憩其中傍亭之南有禹碑嵌於壁上字類蝌蚪不可辨識清時唐氏得自衡岳者也循碑而上再數武胡官二公祠雖巍然尚在而神主則無一有殆首義時毀之吾不知游客對此作何感想且萃其中者悉醫卜星相雜技之輩見客至則睨視強聒不舍談禍福弗值一噱由其南拾級而上爲呂祖閣所塑之像有乘鶴者有吹笛者有凭牀而臥者均關於茲

樓之歷史。又卽茲樓之所以名者也。其北則有奧略樓在高三層下疊怪石爲假山種草其內登最高處望之所見較警鐘尤遠匾額悉爲張文襄所題且懸文襄像意鄂人所以示不忘文襄者歟由樓後曲轉南行復東出歷石道七級有隙地坦而奧隱而顯左右夾植桃李梅杏冬青楠木之屬雖不高已漸成蔭其中復翼然有亭高拱山脊額曰抱膝清端方之所題也其像亦儼然存於二層之上倘所謂附庸風雅者歟我不知游客到此又作何感想自亭遠眺烟波浩渺小舟出沒其中似水眼之浮於春沼當夫夕陽西沈新月東起天淨無色江流有聲於茲抱膝長吟固大快事又嘵念夫寰宇之多故人事之變遷有與茲樓同其廢興者有不與茲樓同其廢興者及吾之身而遷流罔極更閱百年則廢興蠶蛻

一結有銅  
板琵琶唱去  
氣概江綽東

之陳跡紛紜變幻後之人不知又作若何感想也惜乎吾之不及見也姑爲之記以示後人云耳

予昔游鶴樓曾集句爲聯曰銅琶鐵板大江東去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迄今數易寒暑傭食飢驅盛覽未暇重游也展閱茲篇不覺對此茫茫百感交集卽以此聯移贈何如

### 古松記

明平江縣女學校

鄧雲霓

余自冲齡時至甲山女校肄業往往課餘之暇散步遊觀由趣園而至尙華園卉木成行別開一徑旁有屋兩三椽號松陰別業園後小邱有古松一株高約數十丈周圍約八九尺士人告余曰此明時所植也夫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凡松皆然於古松何異然而此松能長存至今者閱歷者幾十朝護持者幾十輩其間所經歷之境如風霜之侵蝕蟲類之

極沈鬱頓挫之致

吉祥止止

醬食斧斤之摧殘而戕伐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幸而尙存則前此之閱歷既深後人之所以護持之者當益至而松無憂焉吾因之有感焉今吾國號稱民國矣此正如樹木萌芽時果能鞏固本根庸慮侵蝕醬食與夫推殘戕伐者夫松一植物也雖經種種之磨折猶能堅固不搖歷劫長在則信乎本質之堅勁根基之固定可知也吾請爲古松祝曰毋伐爾枝而崇侖奐於萬斯年爲國之幹又祝曰婆娑其態拔俗千尋亭亭直立爲國之楨

一小題乃有絕大議論文筆亦凝重乃爾

同學徐順容傳

湖南公立師範附屬高小女子學校

章稚雲

嗚呼吾友順容旣死之數日吾等始聞信又越十餘日晏師乃命吾等作文記其事畧順容姓徐氏善化人也年十歲時

淚交迸  
一起便聲

此歷敍其事入學亦整暇有文法度

## 特別提出

敍病歿事曲折深細

又從其父口中述其父學情事與苦父前段作映

入模範小學。本年升入高等一年級時年十六矣。稟賦聰穎。向學最勤。爲文整暇有法度。各科成績皆美。然性亢直。論議激烈。同學屢規之。欣然改從。不怙過家貧。營商住三皇街。本年稻田新校成。而順容移居北門外。距校六里許。每日徒步入校。雖風雨未嘗遲至也。八月校中開學時。順容未至。同學遺書邀之。復書言其患病。同學因居遠。未往而順容亦無音問。又孰意順容之竟死耶。死後其父至校爲譚晏二師言順容死病之情形。且言其忍飢苦讀。每日入校不待炊熟而行。讀書終日至下午。散學歸時始食。病革時猶言俟兒病癒卽往。上課。嗚呼。順容之刻苦勵學如此。而夭折以死。豈不可痛也哉。

盧實詳畧。動中窺要。頗得古文家法。髫年得此。未易才也。

記教室中新置雞毛帚

二無錫縣立小學第

楊蔭溥

敷佐新鮮

世稱扇爲涼友。帚爲淨友。誠哉是言。是友也。吾不能詳其世系。亦不能知其姓氏里居。昔呂尚作帚。殆此君之鼻祖歟。西子入吳。曾偕箕氏以同行。卒沼吳國。其得此君之助歟。沛公得國。太公擁籜以迎門。其此君之支流別派歟。以後此君事迹。不少概見。吾校開辦以來。房舍之精潔。屋宇之宏敞。較之各校。俱有特色。近更邀淨友與之晨夕。相周旋。覺淨几明窗。一經拂拭。清光大來。不啻撲去俗塵三斛。此友殆以淨勝者歟。况乎赳赳雄風。矯矯不羣。季路之冠。借之以示威。劉琨之劍。因之而起舞。又史歷上最生色者。正不特淨無纖塵爲雅。俗共賞。也是爲記。

用意周匝

此小品題也。筆亦淨無纖塵。雅俗共賞。

清明日祀祖記

黃陂縣道明小學

王鈺

風恰是此日  
景

文中有畫

蒼翠擊物  
側撻旁拿  
弗生真辦

余肄業道明學校。諸師每誥誠以孝敬之道。蓋謂吾人自幼及長。皆先人德澤所蔭庇。卽其所恃以爲生者。亦無非先人辛苦所留遺。爲人子孫。決不可驟忘其本。而祀祖尙焉。鄉村舊例。清明日必一舉祭掃先塋之禮。余於時特更衣冠持楮錢。麥飯躬謁祖墓前。成禮而返。首途觸和暢之春風。體輕神怡。仰觀天白雲布散如飛絮。然俯視地芳草一碧如綠氍毹。然時則紅紫競豔。暖香觸鼻。蜂蝶鶯燕若舞。若歌。煙霧塞空。彌望無際。古人謂陽春招我。以煙景良有以也。因而思之。春於方爲東。於歲爲首。於氣爲仁。而清明又春之佳節也。植物維舊德。曷其有涯。寸草縣薄。因時寄意。未必果可以妥我先。怒萌動物。啓蟄。猗我先祖。影匿形藏。遺蛻藐躬膺茲景。瑞追維舊德。曷其有涯。寸草縣薄。因時寄意。未必果可以妥我先。

靈也。吾人不能致身國家，亦當積道蓄德，仰不愧而俯不怍。庶祖宗亦含笑於九京，如徒祀之而已。吾恐神之不願來格，來警也。旣抵家，乃兀然端坐，不敢侈童心而誤此春光也。後數日返校，因爲之記以自警。

生香活色，滿幅精神。天半餘霞，散而成綺。讀罷爲之擊節不置。

### 書戴元發事

上海蘆塘高等小學校高

朱望渠

海上有戴元發者，家貧。父母年均六旬，衰老不事事。兄本業飾品，光復後，此業廢矣。弟未習業，二妹年尙幼，一家六口，惟元發是賴。元發日販櫛具，所獲利必計足資一家之餬口。遭雨雪，輒至深夜始得歸。一日天雨，少有售者，時已午夜。元發猶倉皇奔走於路，適爲巡捕所見，幽諸捕房。翌日始釋，旣忽

失學之苦  
言之可痛

失學之苦  
言之可痛

自悔曰謀生之窘不學故也今年已漸長猶不求學吾其終於窘乎第求學無資斧奈何乃日積錢以充之於民國元年某月日元發報名入邑之養正學校年已十九矣顧茫無一知試不中程校長擬郤之元發泫然流涕曰吾自悔失學以來茲校今不吾容吾其已矣校中人嘉其誠而姑留之自是元發在校爲學生出校爲小販讀書養親雖勞不怨校中人廉得其情咸爲惻然乃返其所繳之學費而免之云

論曰余與元發未有一面之緣也抑且耳又未嘗聞其人也因張君而始知戴其姓元發其名滬上人并知其事略張君固與元發同學者也今夫富貴子弟蹉跎歲月少年失學恬不知恥以視元發愧孰甚焉元發豈獨賢於世之爲販夫者哉

結以贊美作

題前虛冒  
筆意秀倩

敍事有法神駒着鞭便能一日千里

柳隄晚眺記

高吳縣小竹蔭女子曹詠絮

出郭門數里而遙長隄一帶徧植疏柳碧影毵毵人行隄上衣袂均作綠色而微颺陣陣吹面不寒則於晚眺尤宜余勞人也塵俗羈縻恆少暇晷偶值傍晚餘閒則必移步河濱以快襟抱隄之中間有石梁一拾級而登頗便遠眺其下清泉汨汨注於池中琤琮之聲不絕於耳惟是余不獲屢遊卽遊亦不能久駐雅懷未申而籬落村舍暝然掩迹垂條萬縷不獲挂住斜暉令人不能無悵悵耳嗟乎夕陽樓閣芳草池塘曾幾何時盛衰殊致是以居人愁臥恍若有忘客子斷腸百感悽惻隋隄十里半爲榛莽之墟彭澤五株誰是淵明之宅此桓司馬所由攀條而流涕庾子山因睹搖落而興悲撫今

帶住題首  
從晚眺發  
出感嘆

後路亦好

追昔不禁感慨係之者也少焉晶盤乍吐月挂疏林流輝萬里宕漾波心余竟忘日之夕矣遂緩步而歸握管伸紙作爲斯記亦聊以寫予之感云

文心綿邈感喟蒼涼

桓司馬

晉祖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尋那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因攀枝執條泣然流涕

搖落興悲

見庾子山小賦年鶴柳依依漢南今看墮落懷江潭云

竹蔭讀書記

高吳縣竹莊女子高等小學校

張冠春

予校舍東有竹林焉地僅十笏繞以短檻余讀書於此有日矣徒以志在劬學初未審竹之爲美也今歲夏假因厭鄉里囂塵仍寄宿於此時與二三知己遊息其下見夫簷簷解簷招展風前余意大懶蓋與此君居雖已多日正如一夕談心

舊永有致  
此方是讀書正面全題在握  
借問答作生發

畫龍點睛

始知肝膈其愉快爲何如者於是列坐林下披書共讀涼風拂拂枝葉鏘鳴聲如碎玉日光照其上綠影映卷帙余喜極時一呼嘯羣鳥驚去羽聲相扇如細雨然余謂友曰我儕讀書於此亦可謂雅人韻事矣友曰子言良是竊以爲猶有進夫竹之所以可愛者一以其堅而多節也一以其能解虛心也心虛則能受益多節則能含貞其足以勗我者良多余曰然則余校之取名竹蔭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友曰然因記之如此友爲誰時則爲吾同學朱君蔣君而余戚王君亦與斯列焉

文心綿密筆意秀發

笏即古之手版形容地址之小十

本校標本蛇蝠記

泰縣曲塘農武小學校

王有京

筆事明晰  
亦曲折

本校動物標本櫈內標本頗多而攷其最初之入斯櫈者實以蛇蝠爲先蛇之穴居本校大門之東隅蝠窟近焉陽曆四月十八日蛇至蝠窟思捕蝠而食焉適蝠居窟中以致蛇欲食蝠蝠欲避蛇兩不相下倏忽之間二者俱由樑間下墜校役見之以告先生先生乃剖蝠醉蛇以爲標本此蛇蝠所以先於他動物而爲本校標本也方蛇之欲捕蝠也以爲今日可以得一飽矣於是振其神逞其威以捕蝠蝠見而避之乃蛇則雄心未已欲以區區之蝠爲飽腹之物遂致己身醉爲蛇標本而蝠亦隨其後矣究其故則爭之一念有以致耳藉使蛇自爲蛇蝠自爲蝠一則處暗穴之中優然自樂一則處幽窟之內怡然自適校役雖巧奚能於舉臂之勞而並收其利哉此吾之所以有感也嗟夫蛇欲食蝠以求飽也蝠欲避蛇

以求生也。兩虎相鬪。管莊得之。鶴蚌相爭。漁夫利之。爭之爲害。有如是哉。爰爲之記。以爲世之好爭者戒。

### 思想緻密、文筆又能曲折以赴之

#### 稻田女校記

湖南公立第一女子師範附屬小學

繆伯英

點題筆意  
秀挺

令人神往

長沙城古稻田有學校曰第一女子師範卽吾讀書之所地址頗大自大門入有大坪周圍種以楊柳入二門有長坪兩旁楊柳數十株高數十尺蒼翠之色可以悅目清新之氣可以養心其右爲小學部分六教室中有一長廳懸黑板用以揭示新聞及各種答案或展覽學生之成績懸掛像片圖畫等類令學生課餘往觀之其後有閱報休息標本等室事務室在一、二年級教室之中至夏日炎熱天井蔽以涼棚教室前垂以竹簾用蔽陽光每上課時惟聞讀書唱歌風琴之聲

尋常景物  
寫來却有情致

文亦生氣  
遠出

洋洋盈耳。坪之西爲師範部分。二教室有寢室。自修室。長坪後有大操坪。中有亭。一高聳場中。憩息之佳地也。校之前面爲幼稚園。有二開誘室。有小園。周圍短檻。好花無數。生氣遠出。吾每晨偕弟妹入校。鈴鳴。同學數百人。集坪中行朝會禮。甚整肅。至散課時。與同學唱歌。按琴遊戲。久之同歸。蓋於精神上之裨益。良不少也。遂記之。

思致清新。絕無浮烟障墨。繞其筆端。

坪  
平處平地

遠俗

等安小溪縣立初陳詠漁

孤高  
筆極超脫

霜鶴清寒。雲霄萬里。松柏孤蹇。空山百年。物有志操。人亦宜然。人之襟懷。獨無異趣。僕賦性庸陋。抱質不高。雖廁乎稠人之中。未能遠超流俗之外。誦古人朗吟飛過之句。一聲長嘯。

之章不覺神思發越而翛然塵表矣。

### 品格高卓抱負不凡

蘊蓄

等安溪縣立初

陳詠漁

喜於自炫。由乎才少。急於自售。由於識短。才識既絀。而分量何以克充。夫泰華之高。若忘其峙。滄海之水。不見其深。世有負琦懷璋之士。卓犖不羣。足以大有爲於世。然當其初。亦若無所表異。故時有未至。神龍以難見稱。瑞世不我與。至人以遵養時晦焉。

### 簡當不支

守神

等安溪縣立初

陳詠漁

心爲身主。不役則清。不營則定。當夫宵漏夜靜。萬籟寂然。清磬一聲。耳根陡振。妙香半炷。鼻觀微聞。無我之見。渾忘其形。

香心清聞妙

嗜好

字字着力

有我之見。卽惟其神以悟伊川。祇得其靜以證晦菴。並得其敬。中有所主而神其不外散乎。

心澄慮靜塵障一空

涵養

等安小溪縣立初陳詠漁

古之君子學業粹然而意氣平淡。蓋有所得於中者深矣。試爲窺其內蘊。如水照影。畢見其清。如樹培根。益滋其厚。化異同。泯猜忌。忘物我。明天人是非。不存於心。喜怒不形於色。積愈厚而流愈光。乃知其所抱有由來也。

恰好如題

戒酒銘

等安小溪縣立初陳詠漁

酒以成禮。式飲庶幾。迺逾其度。醺醉迷離。一則傷腦精神易疲。一則傷氣。血液愈虧。終痼靈性。亦失威儀。夏禹旣惡雖旨。

已透  
涵養二字

引證極合  
造句亦妥

弗思衛武。善悔已往。可追緬古聖賢。惓惓靡涯。而今而後。願爲戒之。

### 作法不差

述本校分給諸生枇杷事

丹徒公立小學旅揚

袁文炳

白描好手

吾校講堂之側。有枇杷樹二亭亭然東西對峙。每逢冬令。着花滿樹。一屆初夏。結實纍纍。今年又值大熟。故產果絕盛。堂之左右。幾盡爲金色。幼生見之。莫不欣喜。有垂涎意。師乃謂諸生曰。此公共物。應由衆人分食。未容一人私採。屆成熟。吾自遣人摘取。分給汝曹也。於是諸生肅然無敢私取一枚者。雖墮地下。不敢拾。至星期六日。枇杷已熟。午後諸生上體操時。乃令齋夫取梯乘屋。攀緣登樹。摘置筐中。頃刻筐已滿。既下而復上者數次。始盡其樹。次至他樹。亦得數筐。計兩樹所

分給正面

躍透

活

餘味曲包

得不下十筐。時體操已下課。師乃集諸生。每人給枇杷四枚。俄更加二枚。以枇杷甚多也。餘爲各師分食。是時諸生羣集飯堂。食枇杷亦有攜歸者。方體操下課。人皆汗喘。及食此。則頓涼且覺枝頭鮮果較勝於市品焉。

鮮美腴潤如啖佳果

校中新種梧桐作筆記一則

平江縣立高等小學校

易子通

從原有梧桐說起

記新種梧桐

本校之東偏雜木甚繁。西偏則有梧桐一株。每歲春夏之交。發榮滋長。幹高約三丈。圓徑僅二拱。柯葉亭亭蔭地甚廣。種之蓋若干年。吾輩歷數學期。低徊於此者屢矣。今歲仲春。校長以其家所植梧桐。移植校之東西偏。命僕荷鋤從事。種後約月餘。視其樹。則若生機盎然者。乃思曰。土壤宜歟。能順木之性歟。抑吾儕未嘗搖其本而離其根歟。今若此。洵可樂也。

語意雙關

從梧桐易長易進學之親切言之有味引證更覺詩語墨采滿紙香生

語云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樹木樹人理無二致今梧桐之長也速而成林也易吾校同人學隨年進固諸師長所深願亦都人士所樂聞若但謂清潔空氣則他植物多矣奚獨需此詩云梧桐生矣華華萋萋其後則曰藹藹王多吉士吾校之種梧桐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異日者喬木扶疏人文蔚起則此青蒼脩潔者其亦有勿剪弗伐之思乎

### 脩辭命意並臻佳妙

#### 聯合運動會記

武進西郊小學等校

宋楨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二十號爲武進縣立各小學校開聯合運動會之期會場在小教場來賓參觀一律不用入場券是日微雨初晴惠風和暢我校於上午七時列隊而行維時天無纖雲日光曠麗爲我五色之國旗分外生色又加以喇叭

火極如一路寫茶觀如去

總寫

綴本校一

綴本校二

銅鼓令人神氣壯旺。於是蜿蜒曲折蒞會場之中。有旗巍然入雲際。上書武進縣立各小學校聯合運動會字樣。臨風招颺。意態飛揚。入場則臺上奏軍樂。其聲洋洋。蓋致歡迎之意也。乃繞行至本校席次。始各駐足。少頃開會。各學校唱聯合運動會歌。詞意壯邁。不自覺而頓起其敵愾同仇之念。甚矣。其感人深也。歌竟繼之以操隊教練。排教練尤爲運動之足。觀者其始也。若赴戰其繼也。若臨敵其終也。若凱旋而蹻躍活潑。較之曩年運動實遠過之。而我校之拳術更爲在會諸公所贊許。時已傍晚。我校排隊回。明日又續開一日。天色仍清明。高朗。上午八下鐘蒞會運動。所見賽跑最多。我校跳高。擰高。跳得獎金銀牌各二枚。至二十二號。乃女生運動之期。天陰不雨。若恐參觀者不勝。三日驕陽之曝。而故爲蔭庇。

筆意閒適

別有會心

詳略得宜

文心靈活

發此作生

虛將上文一無筆  
齊數情事包括收

者以故來賓多於前日而會場秩序毫不紊亂此雖巡士巡察有方而亦可見社會愛秩序之一斑矣吾觀女子之運動不稍亞於男子乃未幾而轟雷閃電咄咄逼人我校擬返而大雨已至不得已息於關壯繆廟夫壯繆尙武吾儕亦尙武忠然後不愧對壯繆少頃雨霽乃散隊歸校或有爲余言者曰天何薄於女子也往者男子運動天轉雨爲晴今則轉晴爲雨謂非女子之不幸乎余曰非也前日之晴天所以成就我輩之運動今日之雨天所以鍛鍊女子之體魄子輿氏曰天降大任於是人必先勞其筋骨今之雨天或者其有意乎益已甚多矣乃泚筆而爲之記是日爲四月二十五號也

帶序帶議饒有見地文筆亦清朗不支

遊招寶山記

等鎮海小學公立

朱研德

一起甚突

入題純從  
反面盤旋

兀

江山如畫  
豪傑  
一時多少

余生長里閈未嘗登覽名山大川以自廣夙聞招寶山踞大峽江之口前臨大海形勝爲邑中諸山冠又有古人遺蹟足資景仰心鄉往之而恒未逮焉春假多暇乃約朋友三四往遊是山某日下午出鎮遠門行里許而至是山南麓循山路而上經半山亭魁星閣而造其巔俯瞰縣城遠眺平野眼界驟擴山巔有城顏曰威遠明將盧鏗築以防倭者也登望海樓北望大海見水天相接波濤洶湧帆影輪聲出沒其間海鳥往來飛翔若興海船爭先後誠奇景也山麓瀕海處有礪臺三座天然險要得此以扼守之漸東門戶從此鞏固矣山上佛寺以寶陀寺爲最大寺在威遠城中余等道經其間因

憩焉。旣與寺僧約畧談古蹟，遂辭出循原路而下。時已傍晚，乃各散歸。

### 簡練有法度

#### 鄂中名勝

湖北女子中學

謝崇德

以蛇山作  
人更緊此自述文作  
步

刻畫入妙

鄂濱大江而名勝之地，率因山而著。就歲時士女之所爭集者，言之大概有三。曰黃鶴樓、洪山塔、抱冰堂，皆萃於蛇山。一脈黃鶴樓在城西，踞蛇山之首，樓久圮，今代之以警鐘，憑高一望，雲山四面，江流繞之，屈曲如帶，帆檣往來，勢如奔馬。與茲樓遠遠相對者，爲晴川閣。大別山蹲伏其後，草色盡碧。如新出浴之絲毛，龜然雲水掩映其旁，絕類畫屏。由樓東出，回旋曲折，石級層層，娛悅風光，隨步變易可樂。良多洪山塔，在東城外十里許，建於大洪山之半山，爲蛇山之所從出，塔高。

照應首段  
線索甚清

因時寫景  
不同隨意  
點綴是中  
確是堂中  
風景

回應作一  
收束  
餘音嫋嫋  
不絕如樓

七級初登。洞黑無光。再上則見圓日如鑑。新月如鉤。去天尺五。舉手可捫。下視行人。在道似螻蟻之擁腥羶。值此仲夏時節。江鄉麥熟。四野雲黃。清風遠來。平地浪花一波萬疊。稻苗尚稚。其色皆青。湖水映之。綠波靡盡。循洪而西。進東門不數十步。抱冰堂。即在其內。甃石作路。夾以木槿。冬青異卉奇花。往往而是。登臺四顧。危樓遠塔。有蕩胸決眗之觀。且成一直線。胥爲蛇山。一脈之裝飾品焉。堂前湖水澄清。荷錢無數。漁翁把釣。岸側意態清閒。而湖上虹橋。行人雜沓。興會之豪。殆與茲山爭勝。游客至此歎觀止矣。

鄂中現在名勝。以三處爲最。人人都能道出。惟從蛇山生情。頗徵獨得寫景之工。狀物之妙。猶其餘事。

哀白鶯文

平陽縣漢城小學校

方俠民

有書卷以  
爾腴潤

文亦點綴  
生色

委婉圓潤  
如鶯之簧

數語兼有  
寓意

嗚呼。白鷺鳥類之中。最爲人所愛玩者。非汝也乎。以汝之亭亭獨立也。以汝之羽毛純白也。世人愛之。非無因矣。詩云。振振鷺鷺。于飛至以客容。比汝汝之足以繫人愛戀也。又有素矣。汝豈不知之乎。况汝之栖宿所。非入山必深。卽入林必密。食物以小魚爲多。故時或一至溪澤。每當春夏之交。水田漠漠。秧苗如針。汝乃飛翔上下。以自適其天。翩翩顧影。了無人世機械心。夕陽樓閣。新雨池塘。並足點綴生色焉。自前清光緒戊戌後。西女好妝飾。以汝之羽毛。纍纍如絲鮮白。奪目欲取。爲飾冠之用。乃以重值。購汝毛。野人惟利是視。殘汝命而取汝毛。不過欲多得錢耳。致令近數年來。平田千頃。無一白自取之道也。汝有潔白之羽毛。必珍之。重之。而不知害汝者。

數佐確合

卽此。藐。藐。如。絲。者。乎。象。有。齒。以。焚。其。身。麝。有。香。核。以。自。殘。其。  
肌。體。汝。之。罹。害。爲。何。物。汝。知。之。乎。嗚。呼。白。鷺。

言詞悱惻，娓娓動人。

翻蛩記

等泰小縣第一高戴傳捷

雅潔

三秋之際，有韻事焉。吾嘗見夫有賈似道之癖者，每當籬豆花開，井梧葉落，偶聞蛩鳴，欣然色喜，其取之也，更闌漏靜，披風露而忘寒。白項青頭，別種類之不一偶，或得一上選，如獲異寶。雖明主之得賢臣，不是過也。其豢之也，貯以古盆，飼以美食，寒燠無失其時，動靜務適其性。一室之內，一日之間，足跡往還，其視無形，其聽無聲，雖孝子之奉慈親，不是過也。余於某日偕友至一第宅，朱門洞開，幽房深邃，入其室，座客已滿，啾啾唧唧聲，乃盈耳。頗有半閒堂風味，則見主客登場，各

微妙，欲到毫釐。

謹不嫌虐

正面文字  
有聲有色

感觸亦好

餘韻悠然

出賭賽之資。人人自以爲必勝。是時兩蟲會於一器。持茜草者從而撩撥之。兩蟲既遇。怒目直視。儼大敵之將臨者。倏忽之間。爪牙相搏。勇往無比。其強者再接再厲。其弱者三戰三北。紛紛擾擾。憂喜雜呈。鬪畢各散。余亦緩步而歸。因慨念夫人之好鬪。乃及於物。遂使同類相殘。悍然不顧。而人更不惜。以千金之資。託諸微蟲。何其儻耶。篝燈援筆。蟹響互答。一似默念余意而深致其悼歎者然。

其言雅馴。是於脩辭學有功候者。

### 立志箴

等定興縣立高 蔡喜年

成事之要務在有志。立志不移。乃能勉力。古之學者。自強不息。孫敬懸梁。匡衡鑿壁。終軍棄繻。班超投筆。馬援裹尸。祖逖擊楫。威震邊疆。立功異域。有志若此。終能成事。今之學者。業以古爲鑑。

能令當世  
發一深省

始從上報  
切覺言立本  
之論反

荒於嬉。既多間斷。無有緝熙。遊戲無常。忍於自欺。狂躁傲慢。  
施於四肢。志在貨利。未免營私。志在溫飽。所見何卑。此等人。  
物槁木死灰。嗚呼。光陰蹭蹬。歲月蹉跎。其速如箭。其疾如梭。  
人少易壯。轉瞬空過。壯者易老。白髮皤皤。一事無成。徒歎奈  
何。自今以後。立志堅定。有始有終。希賢希聖。不畏艱難。務歸  
沈靜。力行近仁。知恥近勇。學問功名。終臻絕頂。爰作是箴。朝  
夕自警。

### 氣息深穩字句圓潤

陰歷除夕祀祖文

高常熟小縣立校女子

鄒蓮芬

嗚呼。吾身何自來哉。父母所生也。父母之身何自來哉。吾祖  
之所生也。如是遞推。各有其本。蓋有高祖。然後有曾祖。有曾  
祖。然後有祖。有祖。然後有父母。有父母。然後有吾身。嗚呼。吾

一氣直下  
情辭娓娓

質而有味

之身既生有自來則吾身自當靜心修養以此身爲忠義之身以此身爲仁慈之身以此身爲聖賢豪傑之身使普天之下皆知吾爲某祖某宗之子孫藉是而吾列祖列宗之名亦得載之史冊流芳百世而垂於無窮則吾列祖列宗當必含笑於九原而子孫之願足矣而今而後循是以行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尙饗

氣足神完合作也

本校講演會記

華盛頓小城立高

仇武林

吾人各有意見卽各有主張求其整齊劃一必會合千百人於一堂以發表其獨有之意見更參證夫大眾之心理夫而後事乃克舉則講演會尙焉吾校之設講演會也所以使吾儕練習語言俾他日稠人廣座中得發揮一人眞確之意見

先論講演會之功用

次引古作  
證

般會中秋  
序

統一千百人雜亂之心思也。當春秋時孔子曾立講壇於泗水之濱口講指畫以教門人此我國講演之先聲也。其他若禪林梵宇往往長老率衆僧徒登壇說法亦講演之例也。今本校講演會於舊歷十月二十六日開會首由本校教員講演次由美國來賓講演末由各班學生講演。各人講演時之狀態盡手舞足蹈或歌或泣聞者振奮皆前言善語之可傳者蓋是會將來之發達尙未有艾也援筆記之聊資喤引云耳。

起段言之成理後幅序事筆亦簡當

記秋菊

鹽城立高小學校

蕭德祺

論觸有絕大議一小題乃

人類有君子小人之分治平之時小人能竊君子之似而冒爲君子故僞君子日多擾亂之世小人不能勝君子之任而

以松陪菊  
入題絕不  
迫促更作  
筆致雅潔

轉折何等  
簡勁

一筆收束

文法極完  
密

難爲君子。故眞君子甚少。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不遇歲寒焉知松柏之後凋耶。不至深秋焉知菊花之能傲霜耶。是故春夏之交。百物發生。嫣紅姹紫。香滿名園。有與穠李爭妍者。有與夭桃獻媚者。咸足以奪目怡情。未幾秋光在目。幾經風雨之漂搖。繁霜之摧折。向時之穠郁者。彫矣。妖冶者萎矣。祇見黃葉飛舞於秋風中耳。斯時也。惟菊獨盛。開於籬落間。豈非植物中之錚錚佼佼者歟。至其種類。或粗或細。或白或黃。其性質之能傲霜則一也。吾故比之爲後凋之君子。起筆議論正大。中幅比較秋菊春花。筆法曲折。線索分明。入後反應前文。尤覺研練。

### 遊狐台山記

縣立初等小學城鄉  
顏家樓

未遊之前  
已爲遊字  
埋根

遊點狐台之

歷敍經行  
之路徑是行  
陪客天然是行

狐台十里而近。故余不家居則已。家居不出門則已。苟外出輒見狐台。然狐台之巔從未一躡。余之足殊憾事也。甲寅夏教育會長趙君玉田召城鄉子弟三百人萃邑中爲狐台之遊。強者弱冠。弱者八齡。齊其冠。一其服。編爲軍隊。執旗者四。鳴鼓者二。吹號者二。導於前。趙與諸教員戎服督其後。余亦忝列隊中。出東門。渡南梁水而東南下。有水發源於述山。蜿蜒數百里。會南梁水。過滿家湖。而入漕者。漷河也。我隊臨而涉之。有土隆然高起。塊石錯雜於其上。而下環以村舍者。雞山也。我隊超而過之。日亭午。迄乎狐台山之麓。山高三倍於雞山。大數十畝。狀如覆鐘。石多灰白色。奇卉嘉木。清泉深洞。無一有焉。西南有逕。曲折似羊腸。北面巨石凌嶒。陡不可躋。諸同人心勝而好奇。請於陡絕處上者以百數。趙君然之。乃

狐台絕無風景，形勢可言。偏有寫色，得有聲。

從懷古發議論

極力頓宕

興趣尤佳，文法既密。

分隊爲二。弱者西折逕而上。強者奮臂直登。攀者如猿。踞者如虎。捷者駿奔。迅者鳥飛。前呼後應。山響谷鳴。未幾跨其腰。躋其巔。而擊鼓者氣益厲。吹號者聲益宏。執旗者色益壯。縱橫數十畝之狐台。儼然爲我少年有矣。因俯而視。仰而思。思夫春秋時魯大夫臧紇與邾鐸戰。敗於茲山。當是時棄甲者幾何。人曳兵者幾何。人胸罹白刃者幾何。人血染碧草者幾何。人而超澗陟巘者振袂先登者礎石投人者追者奔者逐者北者又不知幾何。人轟轟烈烈。固一劇戰之場哉。曾幾何時而敗壘殘鏃無復存者。蓋荒煙蔓草已二千年於茲矣。今吾輩登臨其上。頓覺頭角崢嶸。一變其殘敗荒涼之景。斯亦茲山之幸歟。感慨間緣徑以上者亦來會。相與大謳一似劇戰。得援軍聲勢愈益壯厲者有頃。趙君號於衆曰。日云暮矣。

觀止矣。可以行矣。乃相與振隊下山而歸。

以我馭題興會思致並臻佳妙

藏書樓記

平江縣立高小學校

陳任

一起從反  
面入題解  
意雋潔

自來藏書家僅供家庭子弟之用而傳世輒不久非轉鬻散佚卽閉置餉蠹魚耳於是地方公共之藏書樓尙焉前清書院多藏書吾校藏書樓附建於院之西偏倡其始者爲前清同光間張李二公當時藏書不富越三十餘年縣尹洗公購藏書捐廉爲之倡編次書目設司事董理之規模遂略備矣民國紀元前十一年改設學校以禮堂之樓爲之畧以供教員學生之用余以課暇登樓索書觀之凡經史百家之言朝章國故之大部別族居靡不畢具其樓清潔無埃塵其書排列不散亂蓋藏書之制所以嘉惠後學者至矣昔者吾郡藏書

歷紋書本地家  
風光尤覺  
親切

簡而能貺  
藏書爲多。然但私家庋藏而已。非衆人參攷之用也。當今之時。學說紛更古之書。雖未必適於用。然今之時勢與夫一事一物。皆古人有以致之書。之藏勝於珠玉珍寶多矣。自今以往。學子之觀覽。與夫地方人士之保存。當思繼志洗公而益以勤慎。庶乎茲樓之不朽矣。

疏宕有致。駿駿乎入古作者之林。

以希望保  
存繼志洗  
公作結



# 小學作文入門二集卷四

## 醫巫閭山記

高北鎮縣初等小學校

陳德厚

奇景

奇景

醫巫閭山者。崑崙山脈之一。而帝舜封之者也。去縣城十五里。以名勝著。上多寺觀。又多松柏。高與雲齊。每值山雨初晴。嵐光高出雉堞上。嵯峨蒼翠。若夏雲見者。不辨雲與松柏也。每當夏日。遊人咸集。第聞蟬鳴聲與泉水聲相亂。奔騰澎湃。中雜希微喧寂。殊致長日。聒耳。且山水皆鴻濛。時舊物曾無滄桑之變焉。峯之上有懸崖。一成寺宇。形石簷石壁。皆具中供。羅漢古佛。高峯之水。悉會於此。奔流自石簷而下。噴珠唾玉。無間寒暑。清高宗手書其額曰聖水。益其信然。已而遊人亦於此爲多。上有觀音閣。登其上可觀渤海日出。其旁曰桃花洞。暮春三月。水流花放處也。曰呂公岩。俗稱純陽所臨眺。

寫低處景  
高三清觀之形容

## 奇景

也。山之絕頂曰朝陽。上有三清觀在焉。高數百仞。攜望遠鏡。俯瞰滿城之人烟。市塵瓦屋茅舍。脊連而翼結。自簷以下皆隱。惟炊烟縷縷。自簷角出。綿邈不可計數。又南望。則雉堞若帶。隱約於宿霧中者。古長城也。朝陽之東。曰仙人影。山形如美人曉妝。擁鏡自照。懸崖則其髻也。朝暾乍湧。影射地上。其形絕肖。山下桃花數點。若胭脂羅列。而粉黛未施也。惜乎。登山者。非傍曉不得見。卽見者。又未必爲桃花開放時也。斯可謂缺憾矣。予讀書之暇。輒厭倦。思欲遠遊。名山在十里外。蹤跡良疏。時或一游。顧不久。輒去。而此山寺觀之壯麗風景之佳勝。泉石松柏之怡人。登覽者咸嗟歎焉。嗚呼。天下物豈可以其近而忽之哉。乃爲之記。以俟異日更暢游焉。

神恬氣靜。筆墨雋潔。如啖江瑤柱。令人咀嚼不厭。

淡淡著筆  
別有會心

# 遊醫巫闐山記

同前

鄭廣金

入題用致  
證法開聞  
寫風景

顧盼生姿

歷敍勝蹟

寫桃花洞  
工細無比  
令人作天台  
想

民國三年之暮春。與同人遊於醫巫闐山之觀音閣。昔嘗考  
廣寧。謂山距城十里。入山二里有清安寺。卽觀音閣也。今計  
其里數。良信時方黎明。旭日初升。霞采未斂。西射石巖。作黃  
金色。仰觀則嵐光吞吐。下視則樹影迷離。低徊神往。如行畫  
圖。中小憩片時。遍歷諸勝。東登曠觀亭。望縣城雉堞若隱若  
現。以日方出。而朝煙未散也。旣下復西上。履幽巖。披蒙茸。經  
道隱谷。爲昔賢棲遲之所。呂公巖。俗傳爲純陽駐鶴之處。再  
進至桃花洞。洞在半山之上。石壁之間。爲登望海寺之絕徑。  
石如虎踞。樹若龍蟠。下視萬仞崇巔。飛泉倒挂。旣入則桃花  
萬樹。春滿大千。燕蹴鶯啣。殘紅飛墜。落花隨瀑布。流出於玉  
液。激晶中。帶胭脂數點。飛流千尋。峭壁間真奇觀也。是時也。

不亂索一絲

寫雨時光

寫雨後光景

以下括數句

思有之游覽者，未嘗知處處因名勝而覽者，向多游覽，且致慨于少立名令之人。

汗溼周勃之衣。齒折謝公之屐。游目騁懷。遂忘其勞已而登。望海寺憩足石室中。忽見春雲出岫。山容頓迷。白雨跳珠。空際作勢。向之綺交繡錯者。盡入煙雲縹渺中。旣而天光復霽。一般激灑。仙人影幾。閱滄桑。卽此一日之中。而陰晴朝暮。景象百變。於以見造化之奇而不覺。根觸夫身世之感。蓋吾人以渺渺之躬所聞見寡矣。所經歷亦僅矣。惟此名山勝跡。歷以紀念。故明周祚遊此山而爲之記。清高宗遊此山而留以詩。刲如新及時行樂。興往悲來。則安得不假借文字爲一時之景流連抗懷。高遠無貴賤賢愚。一也。嗟乎。山靈笑我觸塵網。迄今幾閱朝市矣。他日之或傳。或不傳。正未可知。而一時撫之。重文字。有靈寫春花之片片。是爲記。

意致高雅，筆情朗潤，中間描寫忽陰忽晴之景，猶爲清新俊逸。後言人生須臾，不能與名山並峙，誠足發人深省。小學得此，真所謂後生可畏也。

### 大坏山記

初宣興揚華市立  
等小學校錢松年

溧陽之北，有長蕩湖焉。湖中有山，遙望如拳。大孤踞波心，四無依附者。曰大坏山。山少奇石，惟見長松修竹，環立於古寺之旁。山低而小，無礙雲之峯。萬仞之壑，廣不過數十畝。高不滿數百丈。故其名爲大坏。然騷人墨客之登斯山者，未有不心曠神怡者也。蓋山之勝狀，在長蕩一湖，遠睇水天一色，鏡波不驚。晝則舟楫出沒於烟波之中，夜則漁火隱現乎蘆葦之間。風雲開合，轉瞬百變。舉目而足，豈非天造地設以收此湖之勝觀者與？然則茲山不足稱。因登山之可以望湖也，而

茲山之名字亦遂流傳。口頰間山靈有知當亦驟然而以爲厚幸也是爲記。

脩辭雅潔結構穩稱

閩浙贛粵山水記

高攸縣公立第二胡麒祥

徐徐逗引  
予嘗至燕齊晉豫而觀其風俗察其人情又欲遊閩浙贛粵而瀏覽形勝流連山川常聞其風景清幽如畫屏遠列能令人忘行役之苦焉

某年孟夏發自漢口航長江而東過鎮江易小輪航運河而南至蘇州作浙江之游行三百餘里隄直如弦波平如鏡兩岸桑田彌望比戶育蠶產絲最富至杭州航浙江而西北卽至衢州爲通閩贛要地

浙江者浙江省最長之水也源由西南而東北入於東海南有

太陽江  
太湖

楓嶺

仙霞嶺

括蒼天台

懷玉山

天目山

南浦溪

閩江

九龍江

汀江

杉嶺

甌江。次於浙江。橫流南境。北與江蘇爲隣。地勢平坦。大湖瀦焉。南則與福建相聯。地勢高峻。有楓嶺。橫繞當浙。閩。贛之交。則爲仙霞嶺。分支而東北入於浙省內地。亘於甌。浙二江之間者。則爲括蒼天台。至四明。會稽。金華而止。又分支而東南。卽楓嶺也。其正支迤而北。則爲懷玉山。繞出安徽。復入浙界。爲天目山焉。

從浙江之衢州登陸度仙霞關。航南浦溪而南。卽至延平。延平城扼諸溪之口。當贛。越。之衝。爲一重鎮。復航閩江而東。水勢平緩。一帆可達。卽至福州。福建之省城也。

閩江者。閩省最長之水也。源由西而東。亦入於東海。南有九龍江。次於閩江。橫流南境。九龍山之南有汀江。流入於廣東。均水淺多石。流急不利舟楫。西與江西爲界。則有杉嶺。入內。

武嶺山  
連峯山

佛嶺

梁山之脈

地爲武嶺山。北與浙江相近。則有楓嶺而內地。則有連峯山。分支而東者爲佛嶺。則介於閩江。九龍江之間。分支而遂南者爲梁山。山脈則介於九龍江。汀江之間焉。

台灣峽  
南海

九龍港

三水

從福建之福州。行汽船。航東海而西南。經台灣峽。入南海。過廈門。抵九龍港。英租地也。自此復西南。入珠江口。抵拱北。商埠也。乃航西江至三水。三水扼西江孔道。控水陸。衝途亦商埠也。

西江

北江  
東江

十萬山  
騎田嶺  
大庾嶺

西江者。廣東最長之水也。源出雲南。經廣西。西流入境。西江之東。有北江。由北而南。北江之東。有東江。則由東而西。三江會合後。其口曰珠江。航行甚便。水道四通。西北與廣西爲界。則有十萬山。北與湖南爲隣。則有騎田嶺。東北與江西相近。則有大庾嶺。其雷州半島。則有雷山焉。

從廣東之三水。溯北江而上。過韶州。又舍舟登陸。越过大庾嶺。雙壁夾峙。中通一縫。爲南北之咽喉。逾嶺而北。由南安登舟。航贛江順流而北。贛江沿岸山川明秀。而其上流則水淺灘多。巖石奇險。抵南昌江西之省城也。

贛江  
鄱陽湖  
鄱江修江  
九連山  
杉嶺  
袁山  
黃山  
懷玉山  
廬山

贛江者。贛省最長之水也。源由南流而北。合章貢二水而吐於鄱陽湖。贛江之右。則有修江。源由西而東。贛江之左。則有上饒江。鄱江源皆由東而西。皆會於鄱陽湖。長江流於北境。吞納鄱陽湖諸水。江西四境皆山。贛粵之交。有大庾嶺。蜿蜒東趨。爲九連山。橫貫南境。折而北者。爲杉嶺。爲懷玉山。爲仙霞嶺。北接安徽之黃山。從大庾分支北迤者。則爲袁山。廬山焉。

從江西之南昌。渡鄱陽湖。入長江航行而西。復至漢口。時已

總括  
脈絡分明  
數句

仲夏大約贛省之山起於大庾嶺。浙江之山起於仙霞嶺。粵省之山則來自廣西。閩省之山起於杉嶺。而浙贛則爲長江流域。全省巨川皆入長江。或徑入東海。粵閩則爲粵閩二江流域。二省巨川多入二江。或徑入南海。此四省山水之大概也。

環遊四省一周而山水畢舉形勢既了故一意孤行毫無阻滯

### 五月二號旅行參觀城鄉政學各界學校記

平江縣立小學校 喻 恒

民國二年維暮之春平江公立高等小學校以旅行參觀城鄉政學各界學校所以確實生徒之智識也。五月二號午前十時由校起程平時憧憧往來無暇瀏覽風物今日聯隊經

題前寫一句總提  
刻畫入微筆

虛寫法

抑揚寫法

諷勸寫法

敍循道小學獨詳

過一似足跡久不履。城市而驟睹人烟之盛者。然初至城區第十一小學校校周芳勝繡陌麥浪秧針天然可愛。校中規制亦復楚楚可觀。參觀畢渡浮橋向城區第三小學則已整隊相迓矣。一種整齊嚴肅之態度可念也。第因此輒課則予心至歉。更行至第四小學。其形式不及前校。而諸生或窺伺於戶側。或倚立於門外。教育之急宜改良也有令人跂而望之者矣。由是向北行。歷畫橋至循道學校。凝目四顧。所謂秀野春光爲吾平八景之一者。卽其租借之校舍在焉。招待員邀余等入廳事坐少定。參觀自修室。諸生各誦其所授之課。意態閒適。聲琅琅有古風。其寢室則四面玻窓臥具整潔深得衛生之道。但校爲外人設。信仰宗教飲食起居文以致禱。星期休息經以持誦。而張壁之字畫皆彼中聖經故事。此則。

抑揚寫法

參觀本非  
漫然爲非  
可參觀之  
其觀者不參  
靠語有分全應

其國俗使然顧以之陶鑄吾國之青年使之循守法律灌輸道德教育則又非他校所能及而有合乎教育之宗旨者也由是轉而西行抵教育會參觀教員養成所學員皆氣宇雍容無愧師範將來吾平小學之運命胥於斯卜之又之巡警教練所時方演操諸警士莊嚴活潑畢業後本其所學服勤各鄉社會之幸也豈獨輔助司法行政已哉觀畢由西街轉法政研究所學員悉具敏活沈毅之態度嘗謂吾國法律之不平已非朝夕政體旣趨共和刑獄之改良法律之平等得此庶有望焉已而至凌氏張氏族學時午后鐘已六鳴矣小憩由魯家坪觀啓明女子實業學校中分二部一曰織工一曰縫工瑰奇麗都焜耀耳目蓋視男校性質異矣未幾卽整隊復歸本校是役也所歷學校多矣此中之優劣良否予猝

末段語意  
含蓄不盡

無以遽定就表面以觀不可謂非一番經驗也特未知他日學識增進而吾之經驗亦得隨之增進否也聊復記之以資他日之印證云耳。

### 美人細意熨貼平

#### 參觀啓明女校成績展覽記

平江縣立高等小學校

易子通

民國元年十一月一日啓明女校開成績展覽會假地於縣南某會所以女生所習學科及手工等列會場恣人觀覽時我校校長進同學而告之曰啓明女校有成績展覽之舉吾校其赴會庶幾相觀而善也同學唯唯而退時則天高日晶意態振奮晨九時同學咸集整隊而往抵會少憩即散隊縱觀始入口有造花成績陳列所梅蘭叢菊牡丹之屬花葉鮮妍千紅萬紫其狀不一驟覽之殆忘其爲人造也進數武則

妙有煊一染  
絕不作一染  
又平實看人言  
好處中從他語

虛寫兩句  
不溢不漏  
敍體操又  
法是一種寫

一筆包掃

會所之迴廊。有染織陳列所花布手帕之屬。黑黃蒼赤聯綴成文古所謂黼黻文章者意在斯乎。其東廊則有編物陳列所冠服屏扇諸具皆以絲若繩爲之細意熨貼吾見亦罕惜此道非吾儕所能領會第見士女如雲環而觀者胥眉飛色舞則技術之精能可知若夫國文算學輿地歷史圖畫習字諸類則文科成績也黃絹幼婦之詞模山範水之作以今例古何多讓焉大約美術既優勝而科學亦復不弱此共和國男女平等之實際非空言也及至運動場觀柔軟體操一生按風琴各生以唱歌操法應之此則甚平易而予心怦怦然以此中有莊嚴活潑之精神流露表示宜其各科學成績之完美也吾儕於此一會蓋不勝其無限之根觸參觀旣畢復整隊回校學生易子通記。

千字氣象萬

敍會場布  
序井然亦復秩

# 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減盡針線迹

平江第一次運動會紀盛

同前 喻科基

民國二年十一月十一二號爲吾平江第一次運動大會。會場租城北烏龍廟前田。是日也。晴旭暄麗。風雲開闔。吾校爲立高等小學。整隊首先與會。并初等補習共六班。計三百人。分列十一隊。隊各有長。部別類居。各標彩幟。導以校旗。本校諸師咸與由城至運動場。由招待員指定休息所。時已八時。見周圍豎標分配如鱗次。如櫛比。場中一臺。司令在焉。司令者誰。余師也。莊嚴華麗。凡各與會者必向之鞠躬行禮。與司令臺相對者爲執事臺。會長在焉。會長爲誰知事是也。其右爲決勝門。左爲出發門。各當要衝。有警察守衛。以保護秩序。場中佈置整肅。令人不敢褻視。其大略蓋如是矣。計本日。

競運動亦得詳略

學校與會者。城區公立初等小學十六校。私立十校。族立六校。啓明實業女校附設初等一校。循道一校。江西旅平一校。養成所附設初等一校。鄉區則公立私立初等高等共計二十一校。甲山啓明女學一校。共四五十校。人數每校或自數十至百數十不等。各豎校旗。總司令發令。整隊均至執事臺。行一鞠躬禮。禮畢繞場三週。唱第一第二運動歌。歌畢運動二十六次。我校與啓明女校每次必有一班出發。或兵式。或啞鈴。或球竿。或木環。或條竿。或徒手。或遊戲。或擊球。或拳術。或劍術。演時衆皆拍掌。餘校各擅所長。獻鐘兵式。操精神健全。尤爲各校之冠。其餘各種運動。本校與啓明女校最佔優勝。無他技術多操練熟也。次日爲競走運動。首先算術。次習字圖畫。戴囊奪旗。至第九次奪標。每次或七八人並走前列。

盛。來賓之

即借演辭  
爲收束

奮。會。場。外。之。大。道。車。流。水。馬。游。龍。會。場。之。四。面。環。而。觀。者。如。  
堵。牆。競。賽。既。畢。齊。集。司。令。臺。前。一。時。校。旗。之。輝。煌。國。旗。之。璀璨。  
光。采。照。耀。亦。云。壯。哉。於。是。司。令。演。說。教。育。科。長。演。說。來。賓。  
演。說。咸。謂。此。可。敬。可。愛。可。畏。之。少。年。將。有。大。造。於。吾。平。誠。哉。  
天。岳。山。輝。汨。羅。川。媚。不。誠。爲。吾。湘。各。縣。增。特。色。哉。敬。爲。吾。邑。  
全。體。運。動。會。各。學。校。致。祝。詞。曰。民。國。萬。歲。運。動。會。萬。歲。平。江。  
學。界。萬。歲。演。畢。繞。場。一。週。唱。歌。閉。會。旋。各。歸。校。休。息。三。日。始。  
上。課。遂。援。筆。記。此。

### 典麗矞皇雅與題稱

#### 鶴離友愛圖記

如。舉。師。範。小。學。校。附

朱定鈞

昔王仲德畋得大小鶴各一。小者口爲人所裂。不能食。大鶴

本末圖結意發純俗會理從揮精神

飼之。小鶴羽毛未豐。不能飛。大者又教之飛。待其能飛。始俱飛去。商務印書館本此事實。作一鶴雛友愛圖。以示親愛。圖分二檔。右圖有亭一亭。前桐陰滿地。淺草平鋪。有鶴二大者。口銜食物以飼小者。左圖梧桐之下。亦有二鶴。一飛空際。一欲飛而不能。蓋小鶴習飛也。吾思是鶴旣被捕。尙如此親愛。當未被捕時。亦必同居同食也。噫。鶴猶如是人。何以堪。吾儕當少小時。天真未漓。每有合於孝友之旨。比其長也。微獨手足乖違。生我之恩。亦復恝然。試一繙。少日所讀。關於道德之文字。則不自覺而油然生其親愛之情。反躬自思。有惶悚汗下者矣。甚矣。良心之未容。陷溺也。爰爲之記。以自警。

吾國舊道德有應保存者。此類是也。此文有關世道。

問六合縣古稱何名。歷朝屬何地。

六合之名何自始。自春秋時始。初名曰棠。屬於楚。秦始皇郡縣天下。時以棠邑爲縣。則屬於九江郡。漢高帝時。則屬於臨淮郡。三國時。則棠邑分屬於魏。吳。晉。武帝平吳。仍以棠邑屬臨淮。晉惠帝時。則立棠邑郡。晉安帝時。改棠邑爲秦郡。治秦縣。宋武帝時。以秦義成尉氏等十縣屬秦郡。南豫州領之。宋文帝時。以秦郡屬南兗州。宋廢帝時。分秦郡之頓邱。置新昌郡。宋順帝時。析秦郡爲齊郡。齊武帝時。以秦郡併於齊。梁武帝時。廢齊郡。復名秦郡。侯景改秦郡爲西兗州。梁元帝時。改郡爲秦州。梁敬帝刺史徐嗣徽。以秦州入於北齊。齊人遂置秦州及瓦梁郡。陳宣帝時。廢瓦梁郡。改秦州爲義州。北周時。改爲方州。置六合郡。隋文帝改尉氏縣爲六合省。堂縣方山。

併入屬方州。所爲六合縣名。定自隋代者也。唐高祖時以六合縣隸南兗州。後析六合西北境。置石梁縣。領於方州。唐太宗時以六合縣屬揚州。隸淮南道。唐天寶時析縣東北境置千秋縣。卽今之天長。南唐改六合爲雄州。周世宗時廢州仍爲縣。還屬揚州。宋太宗時析六合東境。益永貞縣。屬建安軍。宋徽宗時升六合爲望縣。屬儀徵郡。明洪武時以六合屬應天府。迄於勝國。改應天府爲江寧府。屬縣有七。而六合與焉。今民國成立。廢府而屬於省。此歷代之名稱。統系可考而知者也。

源源本本殫見治聞、

新建校門記

雨露等學校  
顧榮揚

吾校倡始迄今。已歷八載。學生初僅數十人。漸增至百餘人。

所以改建  
之由

正面敘事

本學年將滿三百人。繼自今尙未有艾莘莘學子桃李成陰。豈不足以光大吾校之門楣也乎。維校舍則爲舊日校士館。教室寄宿舍會食廳等所均經改良而始適於用。至校門則仍沿其舊。近年來幾經風雨之漂搖。勢且圮毀。非所以示觀瞻。保安寧也。今年校長烏先生來任事。將欲有所建設。嗣得校董之同意。遂於四月間鳩工庀材。未及一月而告落成。門仿西式。爲穹窿之門。有三中門高九尺八寸。闊六尺三寸。左右二門高八尺六寸。闊四尺八寸。其巔最高處達二丈八尺。圍以崇墉。豎以墩子。規模既壯。氣象一新。途之往來者。指而目之曰。此城立第一小學之新建築物也。亦可喜已。雖然斯門之制。新則新矣。高則高矣。而吾之學問不與之俱新。吾之道德不與之俱高。則吾之朝夕出入是門。能弗恧然乎哉。爰

記之既以自勉。亦將勉夫吾之同學也。

思筆清靈、布置完密、後幅尤覺娓娓動人、

### 義丐傳

附泰縣高算事修館設英等小學校

陳文熊

題前反爲下文一步跌射

義者義者  
辭字好

有丐者不詳其姓字居與余同里幼失怙恃乃流落爲丐夫人至爲丐得食則食見財則取類如是矣胡於此丐而以義稱曰是有故丐乞食有年一日有盜數十人將刦邑富家見丐謂之曰吾儕入取財汝爲外應得則分畀汝汝不費手足之勞而得黃白之奉可乎丐不從盜怒將殺之擬以刃丐曰猶可辭乎盜曰可哉曰財非我有也彼終身而累之我一旦而取之豈非不義乎吾雖貧不苟取盜聞其言輒感動曰義者義者遂罷刦未幾丐行路得遺金丐不取坐待訪者頃之訪者至出還之訪者酬以金不受訪者曰義者義者有某富

三復筆每  
有變化皆  
如山峙

翁聞其賢。覓得丐。謂之曰。汝至我家。我蒙汝丐。急辭。曰。無勞。而受人之養不可。富翁曰。然則爲我僕可乎。曰。可。富翁曰。義者。義者。丐爲僕。竭力供使。令烏乎。難已。孔子曰。見利思義。不圖於此丐見之。

### 駿駿入古。童年得此大難。

勸鼓嶺某友人多種茶樹柬

福州後嶼

陳宗璣

某某仁兄如晤。分袂以來。不覺一易寒暑。每欲造府盤桓。奈道途遼遠。又以事牽。輒爲中止。歉甚。歉甚。茲有啓者。貴處日暖風和。前者多種茶樹。近因洋人避暑。嶺上鄉人奔走。其間謀生較易。視種茶未免乏味。豈知多種茶樹。常年可以增進。利源。視爲洋傭。以得值者。其品格不可同。日語兄盍以山園。閒曠之區。廣爲種植。使子孫有實業。可靠乎芻蕘之言。務

乞哂納。餘容面敍。專此順候近佳。

弟某某立正

沙明水淨

諸葛亮出師論

高  
等  
山  
縣  
立  
小  
學  
校

李毓樞

意不猶人  
而語經鍊  
采奕益覺  
可逼視不光

廉悍無比

夫諸葛亮初見先主。卽定計跨荊益。保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觀變以興漢室。其後成功及此。先主敗扇。事豈可復爲哉。上非光武之君。下馮耿之將。搏攫盜賊。猶病其難。况魏方篡漢地。據中原。名有正統。司馬懿。蔣濟等謀國。料敵材悉。倍蜀亮欲。一人制勝。天心地勢。人事物力。一不與。資旅弱於少康之興夏志。大於管仲之霸齊。數年蕩定。必無其期。亮屢出而不悔者。誠謂蜀討賊。亡不討。賊亦亡。坐而待亡。不如其討也。夫用兵之道。純乎霸者。師出於奇。純乎王者。師出於正。出於奇者。非大勝。卽大敗。出於正者。無大勝。亦無大敗。輔英。

主。以。奇。輔。弱。主。以。正。曹。丕。乃。篡。漢。之。賊。亮。率。師。討。之。此。師。出。  
於。正。王。者。之。道。也。由。是。以。觀。亮。雖。師。出。無。功。而。討。賊。大。義。凜。  
然。千。古。矣。

精思偉論、憂憂獨造、

宋太祖收兵權論

高無錫  
高等小學校  
過守正

天下兵權操於上則安。握於下則危。特時有開創。有守成。開創時。兵權寄於下。藉得攻戰之助。守成時。兵權握於下。而不操於上。勢必至君臣之間。各懷疑慮。驟奪則召亂。久專則生變。漢唐開國功臣多不善終。職是之故。宋太祖奄有天下。亟收石守信等兵權。居安思危。凡以爲保全功臣地也。蓋石守信王審琦輩。嘗與太祖比肩事周。一旦躬膺大寶。彼數人者。雖一時願隸臣僕。同心翼戴。苟其功高志滿。互相要結。吾恐

入手便見  
分曉  
句法堅凝

更詳書漢  
唐之失計

一筆雙綰

收兵權之  
數用

太祖將食不下咽卽幸獲翦除無以辭薄待功臣之名今太祖得收兵權於杯酒不動聲色而定者由於守信等未萌變志太祖亦智略敏捷不稍觀望耳若漢唐則不然其將多詭弛不羈之臣兵權在掌握一時驟難削奪急則恐生變是以雖削而未盡或邀分土或賜采邑猜忌心起卒致不克善全終始韓信彭越以被讒見殺劉文靜盛彥師以無罪賜死獨宋之功臣能安享尊榮至聯爲姻姪非諸將之賢否各殊亦兵權之屬與不屬有以成其漸也蓋太祖當日目覩五季兵權懸於宿衛君位之廢立視乎臣心之喜怒尾大不掉舉世同慨故長慮却顧立萬世治安之計旣令守信等歸鎮以收內臣兵權復用趙普謀以文臣知外事收外藩兵權使天下大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太祖於此不可謂非

真氣殊排

善策矣。獨惜內重外輕，矯弊太甚。後日邊防廢弛，凡諸重鎮皆疲兵弱將，不堪任事。之徒西夏、契丹、橫行塞外，而不能遏制。靖康之際，金人得長驅直入，夫豈太祖所能逆料哉？柳子厚曰：秦有叛民而無叛吏。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有叛將而無叛州。有一利必有一弊。自古皆然。蒙於趙宋，得斷之曰：宋有叛夷而無叛臣。

於歷代馭將利弊，頗能得其要領。

宋太祖以杯酒釋兵權論

等雲縣立明  
小學校

吳有容

世嘗謂宋太祖以杯酒釋兵權而稱其籌熟慮深，非定論也。夫國之亡，非亡於亡之日，必有兆焉。而後能亡。雖周之亡，由封建。漢之亡，由外戚。唐之亡，由藩鎮。而周漢及唐之所以亡國，其本未必果在封建外戚藩鎮也。乃太祖僅知前代致亡，

用提振之  
筆指陳當  
日大勢

之故。因熟籌夫將來保全之策。集諸將而以杯酒釋其權。以爲可以全君臣相遇之恩。保子孫百世之業。真所謂大惑不解者矣。余竊謂內亂雖能爲害。而外患尤當加意也。何則。當是時天下雖平。幽燕未復。夏燄方張。正宜乘此兵威。遣將征討。苟得撲滅西燄。蕩掃遼氣。猶當外遺諸將。固守邊陲。內飭諸臣。設立紀綱。後世子孫方得安枕而臥。詎太祖計不出此。但顧目前不圖久遠。知鑒前代內亂之爲害。而不知將來外患之堪憂。竟於杯酒間釋諸將兵權。而遼夏之猖獗。曾不之顧。遂使數傳而後子孫困於夷狄。國亦因之而亡。嗚呼。誰之咎哉。夫天生一代戡亂之君。天必生一朝靖亂之臣。爲之攀龍鱗而附鳳翼。太祖以英傑之姿。而有石守信王審琦等爲之輔。君臣際會可謂隆矣。觀其東平西討。北伐南征。幾無有。

一針見血

當其鋒者。遼夏二敵。豈真當時兵力有不逮者哉。乃疆宇未平。失土未復。遽爾偃武修文。有可用之才。而不用。有可乘之勢。而不乘。卒使貽禍後來。千古同慨。太祖安能辭其咎哉。噫。若太祖者。其有暮氣歟。

作史論者。貴能翻駁前案。始不蹈人云亦云之習。文頗得其祕。

宋理宗以朱子集註四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在

當時能行否論

安溪縣立高  
等小學校

徐棟梁

老筆

夫四書者。古今馭世之寶鑑也。正心誠意之端。修齊治平之道。無不詳備於中。所以趙普讀魯論半部。遂致天下太平。是其有裨於治道也。不誠匪淺乎。宋理宗謂朱子集註四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信矣。設當時能本斯道而行之。則綱

輕情之筆

屬望情深

徒慕虛名  
亦復奚益

理宗不能  
用人其病  
根柢確然可

義立整壯  
一篇二字

紀肅倫常敦。政治修。禮樂明。進賢遠佞。南渡之宋。不難臻乎。  
郅治顧考理宗之世。卒無善政可聞者。抑又何哉。蓋理宗徒慕正學之名。而無志於實行。觀其所云。不得與朱子同時爲憾。又可知其掠美虛談。非有心用朱子也。果欲用朱子。則朱子雖往其道。固存奚不可法而行之耶。況當時眞德秀魏了翁諸賢。亦朱子匹也。胡爲用之不終。而竄之於遠耶。噫。理宗既不能任賢。勿貳而又信任僉壬。縱朱子在朝。吾恐亦爲讒邪。所中不得大行其道。嗚呼。此宋之所以終於不競歟。

氣格蒼古。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

漢文帝勞軍細柳營論

才藤

初縣

高太

等平

小鎮

立

校三

黃素定

軍政何以整。整於將軍威。何以壯。壯於將。何也。蓋有整將。則號令整。軍心整。而軍政於以整。有壯將。則指揮壯。進退壯。起

伏壯而軍威亦於以壯具整壯之資格者方謂之真將才神整壯之用者方謂之真將軍吾觀周亞夫之軍細柳竊嘆其勝此任而有餘矣當文帝之勞軍也往灞上則馳而入往棘門亦馳而入在文帝素不諳兵法而灞上棘門諸軍人何不以軍人自待而散漫若此是亦劉禮徐厲之不善將兵有以致之耳及帝至細柳阻駕者有門士見之者以軍禮身不卸甲手不釋矛行伍整齊軍威嚴肅左右三軍皆以只奉將軍令未聞天子詔自命噫何其獨整而壯也無怪乎帝至營則按轡徐行雖以天子之尊不得不爲將軍屈故勞軍細柳當時播爲美談後世傳爲軼事非以其具整壯之資格神整壯之用者乎時帝謂羣臣曰此真將軍也良有以夫

以整壯二字作線索一氣呵成筆力雄健地中鳴鼓角天

上下將軍、此文似之

肅宗靈武卽位論

廣南小靖學縣重戴秋耀

入門下馬  
氣如虹

振衣千仞

天下事莫不有經權之二方面也處之者可以各行其是論之者尤當細察其情苟當無可如何之日而恪守地之義天之經雖曰名正言順而大局已決裂而不可爲唐肅宗於靈武卽位一事論者至謂以子叛父見利而動不顧其親嗚呼肅宗之卽位靈武烏得謂非義者且元宗幸蜀時不有太子仁孝可奉宗廟之諭及宣旨傳位太子之事乎傳位太子太子且不受而顧謂其見利而動不顧其親何不諒之甚也夫肅宗之卽位靈武也實不忍社稷之淪於別姓也感父老中原百姓無主之言與李輔國執輦之諫而爲一時權宜之計以光復舊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大書特書如昭烈踐

筆情奇恣  
理想亦超

力破餘地

祚晉元嗣。基未嘗不予以行權而不斥爲自立。況肅宗曾得其父煌煌之明諭乎。使當日者元宗幸蜀。肅宗與之俱西中原無主。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乎。若俟幸蜀後而後出兵。遣將東討逆賊。克復二京。掃除宮禁。則中原大局已散渙不可收拾矣。李唐基業不幾中絕乎。故臨天下大事。而徒執無益之空名。誤一時之大局。智者不爲也。若然。肅宗固善於行權者歟。

以精悍之筆。達靈矯之思。大有秋爽風高、逸翮奮霄之概。

譯白居易凶宅詩意

明長沙縣立德小學

賀楚楠

福致有基。禍生有胎。天之爲道。報施不爽。餘慶餘殃。感應之道可知矣。故感之以道。而欲其應之。以不道。不可得也。感之以不道。而欲其應之。以道。亦不可得也。周秦同宅。崤函而國。

顧盼自喜  
窈窕多姿

## 峭刻

往復透達

祥一延一促吉凶之故如形隨影如聲有響固彰彰若是哉。恆人不明此理輒謂天作孽不可違而不知天固無有厚薄於其間在自爲之而已白居易有感於此作凶宅詩以破之夫至難測者天至可憑者亦天人之或善或惡天惡得而知之天之降吉降凶人亦惡得而測之而白居易之言直若燭照無遺者抑有由也天與人相合者心也人與天相感者氣也天道遠人道邇顧未有以善心合天心而不降禎祥以吉之者否則未有不降妖孽以凶之者蓋善卽禎祥也未嘗有善外之禎祥惡卽妖孽也未嘗有惡外之妖孽且禎祥與妖孽不並生爲善則吉立應爲惡則凶立生善者吾心之禎祥與天之降妖孽必吾心之妖孽也天之降禎祥必吾心之禎祥有以感之天之降妖孽必吾心之禎祥有以召之以禎祥感禎祥以妖

妙不收煞亦

擊召妖孽。彼蒼蒼者曷嘗容心於其間哉。觀天之降吉則知爲善無不報。觀天之降凶則知爲惡無不警。彼以宅爲凶者其殆自凶矣乎。故曰天下之可喜可懼者莫大於吾心之禎祥。妖孽而麒麟鳳凰。華夷飛流之吉凶次之。

道氣充溢發爲名言而筆情行流轉變猛攻深入尤作者特勝處英年秀發可喜可畏。

說考試讀文之法

寶山縣立高小學校 羅士偉

古人之文。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其至理精義大都發之於心形之於聲。而爲文以傳之於後世。後人借古人之文以察古人之心。則大可爲涵育德性修養文學之一助。此文之所以貴乎。讀也。此讀之所以貴乎。熟也。夫旣云熟矣。則文中之字形字聲字義。一切用字用句之法。以及一篇大意之所在。

如是而已

當無不融會於心中。讀文之能事畢矣。雖然。竊猶恐讀者猶未讀也。猶未熟也。則彼能無以不知爲知之而欺人乎。浮光掠影。仍不免無益於實際。於是乎有術焉。可以試驗之。是謂考試。讀文之法。考試讀文之法可分三種。

一曰考其文中之字形。擇字之不常見者令默之。字聲。令將字之平仄聲注出。字義。令解釋字之意義。之明曉與否也。於是用易字法。添字法。及減字法等舉一而反三焉。二曰考其文中之事實也。或令說文中某人之事略。或擬文中之圖表。或問古今地名之沿革。或綜論文中之人物。三曰考其文中之意旨也。或問以一篇之大意在何句。或問篇中可分幾段。或令仿其體作他題。或令闢其說而自立已見。或令引長篇中幾句務與上下文相合。

首段說考試之故，深得要領，考法劃分三類，亦包括無遺。

石碏大義滅親論

高等海陽小學關初 謝孟高

春秋之世，王綱墜，大道微，公理亡，人心死，朝野上下，知有家不知有國。曠乎私而昧乎公者，比比然矣。魯隱之弑也，桓且賞。奸晉靈之弑也，盾不討。賊欲得一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慨然。伸大義於世者，實難其人。有之，則惟衛之石碏乎。當州吁弑君而立石，厚黨之衛之臣民，其欲掃平國難也，切矣而不意。奮袂而起者，乃在石碏也。夫碏之於厚父子也，在他人處。

宕開一筆  
文情絕妙

驚霆一震  
聞者耳聾

此有縱而逸耳。否則隱而忍之耳。卽不然亦誅其首而宥其從耳。碏豈老悖不念其子哉。推其心以爲不誅亂賊無以對亦彌苦矣。故事而逐之。祭仲得行之於鄭者。石碏不能也。違而去之。陳文子得行之於齊者。石碏亦不能也。惟陽爲之謀而陰以圖之。不以私廢公。不以恩賊義。碏眞純臣哉。雖然春秋時有石碏而亂臣賊子猶接迹於天下。後世此吾夫子所大懼。而以春秋代華衰斧鉞之用歟。

如題發揮一結尤佳

呂東萊專貶鄭伯論

高海陽縣小學南關初謝孟高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鄭莊父兄也。太叔子弟也。太叔不中不才極矣。鄭莊庶幾中且才者。

引伸絕好

痛絕

痛絕

歟。叔雖不幸。生爲不中不才。猶幸其兄之中且才者。有以養之也。而試問莊公之於叔段。果有以養之乎。非徒無以養之。抑且陷其身於不中不才之極。使之無可置辨。無有生理。骨肉之間。其相待固如是乎。夫人樂有賢父兄者。樂其造己於中才。不致陷其身於不中不才之地。叔則因父兄之賢。而以速其斃也。莊公待叔段之計。巧矣。惟其巧極。是以忍極。東萊呂氏之貶。非徒惡莊公也。爲天下後世之有賢父兄者。顯示一危境也。

### 文筆清峭、如聆霜天之角

#### 狄仁傑再造唐室論

等安溪縣立高葉振夏

古來處國家非常之變。而能明大義。以匡王室者。其唐狄仁傑乎。宋儒謂武后之禍。自古未有仁傑不能聲罪致討而反

醫驗奇絕

大臣處事  
氣度雍容

議論正大  
筆勢奇橫  
以方望溪  
集中文字

負聲有力  
振采欲飛

此段參用  
黃安邦作用

與、淟、忍、依、阿、之、輩、覲、竊、高、位、譬、如、婦、已、再、醮、義、絕、恩、斷、其、尙、得、謂、有、心、前、夫、乎、嗚、呼、此、殆、不、識、時、務、之、言、而、未、知、仁、傑、之、貪、不、可、倖、之、功、況、仁、傑、值、此、無、可、如、何、之、時、自、不、能、以、無、益、之、言、論、觸、犯、當、途、之、忌、諱、雖、義、所、難、容、惟、有、察、時、勢、順、天、心、沉、機、以、觀、變、故、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而、蒙、恥、奮、忠、猶、能、獨、力、維、持、於、危、亡、絕、續、之、際、卒、至、中、宗、復、位、具、禮、迎、歸、物、議、胥、安、海、內、喜、悅、爲、有、唐、延、二、百、餘、年、之、國、祚、皆、仁、傑、之、力、也。嗚、呼、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當、時、頌、仁、傑、者、無、不、以、爲、蓋、世、功、獨、惜、中、宗、踐、位、未、幾、異、志、復、萌、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卒、至、成、崔、湜、之、謀、罷、五、王、之、政、是、時、建、義、諸、人、更、無、有、合、志、同、謀、者、請、誅、三、思、以、爲、再、匡、王、室、而、反、及、身、受。

禍抑或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乎。然亦豈仁傑之所能及料哉。筆情英偉氣度從容。

蘇軾以東周不振歸罪平王東遷其說當否

福州台山兩等小學校陳成濂

引證妙在  
雙方並舉  
筆極靈

國家之強弱無關國都之形勢故平王東遷洛邑非失計也宋太祖亦都洛邑矣國祚百餘年始皇亦都豐鎬矣不數年而天下亡是則國家之強弱由主治者之賢否不係乎國都之形勢可知也卽曰形勢而形勢之外又有無形之形勢視有形之形勢關係更重故蘇子失計之言非確論也。

寥寥數十字頗簡當不支

楚子不殺重耳論

福州台山兩等小學校陳忠連

項羽不殺高帝漢高終滅項羽世莫不咎羽之愚而爲高帝

句法似經  
鍛鍊

有筆有畫

幸吾意不然夫天下英雄多矣能盡殺之而求不我敗哉卽使楚殺重耳亦不免於敗蓋重耳雖死狐偃趙衰在焉楚子能盡殺之乎且夫子玉不知用兵楚子不善治國是項羽范增之類也重耳之能從者之智亦沛公三傑之類也劉興項蹶不在於項羽之縱沛公楚敗晉勝又豈關於楚子之不殺重耳哉

文筆勁直可取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論

高海龍等小縣立學校康玉琨

自古英傑非常之主能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者其惟趙武靈王乎當是時夷狄之患屢寇邊疆驪山之變東周之遷已爲奇恥而白狄赤狄又復出入縱恣俶擾中夏沿及七雄胡患愈劇趙與燕秦首當其衝識時之傑自當預爲之計於是

高瞻題跋

妙喻

趙武靈王乃毅然變胡服習騎射以強其國。蹈常襲故之庸主安能如是耶。然武靈王豈好爲夷棄中原之衣冠文物而甘隨虜裘毳貉耶。蓋以騎射爲正的而以胡服爲利用。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此意耳。嗚呼若趙武靈王可不謂英傑非常之主乎。

語能扼要後幅尤勝

### 夾谷之會論

二天門等小學中路第

彭世鏞

筆頗曲折  
頗有見地  
從古到今  
大抵如此

子玉不死晉文有憂色屈巫在吳楚國無寧歲蓋敵國有賢吾國之疾也故善謀人國者必先謀去其賢而徐圖其國秦欲亡趙先使殺李牧漢欲滅楚先使去范增敵國有賢見忌如此夾谷之會亦猶是矣世之論者莫不曰劫魯侯也然所劫者實孔子也不惟劫之實欲賊之齊人之心以爲孔子至

齊人之心  
若揭

題外補筆  
頗佳

聖也。宰中都一年而道無拾遺器不彫僞四方諸侯則焉使終爲相於魯國則齊終爲魯下矣故因會而賊之一擊而中可以無憂齊其安枕矣顧其如周公太公之盟誓何昔周公與太公之盟辭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奈何不念兄弟之好唇齒之誼不圖己之強而謀人之弱苟非孔子詞嚴義正折衝樽俎間魯之君若臣能晏然還其轍乎踰二三年又進女樂其必欲去孔子也明矣齊人之用心亦狡毒矣哉雖然不圖己之強而謀人之弱則亦愚之甚者也

### 翻空出奇頗見匠心

義勇說

二天門等縣中小學路校第

季廷陽

自來匹夫而有甚強之抵抗力非必出於俄頃之憤激使然也觀其不爲身謀不逞私忿惟以國家爲前提此豈尋常勇

一起卽著  
眼義字

暴亂者鑒  
諸

陳涉項羽  
事豈能成大

雍容大雅  
卓爾不羣

夫所能及哉。吾見今之所謂勇者矣。意量褊淺。血氣粗暴。當其撫劍疾視。一若忿不顧身。死而無悔。若而人者。不能自保。其身又焉能効力於國家。蓋勇而無禮。則亂。充其極。不至於亡國敗家。不止且夫古之所稱爲義勇者。靜則爲神武。之不殺動則爲威武。之不屈仁之至義。之盡任人之所不能任。而敵人之所不能敵。此豈尋常勇夫所能及哉。世有好勇者。其勉爲義勇也可。

雷霆精銳、冰雪聰明、